

鹽谷溫來臺講學考述

——兼論其文學史論述的建構與增衍

蔡 祝 青 *

提 要

近代日本漢學家鹽谷溫（Shionoya On，1878-1962）的學術成就早為學界所識，他對中國戲曲小說的掘發與研究，可說奠定了中國通俗文學現代研究的基礎，1919年出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便是重要里程碑。鹽谷溫不僅對1920年代中國學界有重大影響，1936年12月亦曾受臺北帝國大學（即今日臺灣大學）之請託，前來臺灣短期講學一個月，其講學綱要與旅遊行蹤已透過所作〈臺灣遊記〉連載於氏編的《斯文》雜誌，藉此筆者得以展開鹽谷溫來臺講學的實況考察。

本文擬進一步說明鹽谷溫的臺北講學實是他晚年海內外講學的重要環節，透過與中國學者的交流互動與海內外講學經驗，更促使他的文學史論述得到增衍發展，鹽谷溫於1946-1947年修訂出版《支那文學概論》，1949年再將此書下冊改題《中國小說之研究》獨立出版便是具體展現，其內容不僅參照鄭振鐸研究，添增燉煌發現的俗文學，也將原「諺詞小說」改名為「通俗小說」，同時新增鹽谷溫發掘的全相平話、三言兩奇、今古奇觀等珍貴史料，使中國小

本文於108.08.30收稿，109.03.04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DOI:10.6281/NTUCL.202003_(68).0003

說史的論述更形完備。再經比對，新版的《支那文學概論》章節安排正是鹽谷溫來臺講學的主要綱要及內容，不僅讓我們瞭解鹽谷溫臺北講學的實況，也可將 1936 年的臺北講學放在鹽谷溫的海內外講學與研究出版的學術脈絡中而確立其意義。

關鍵詞：鹽谷溫、久保得二、臺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講座、〈臺灣遊記〉、
《支那文學概論》

A Study on Shionoya On's Taiwan Lecture

—With his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Growth of Literary History

Tsai, Chu-Ching*

Abstract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Japanese sinologist Shionoya On (1878-1962) were recogniz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his excavation and research on Chinese dramas and novels could be said to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modern study of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The Lectures o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1919, wa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Shionoya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in the 1920s as in December 1936 he was invited by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today'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o come to Taiwan for a short-term lecture. His lecture's outline and travel trail selected from his "Taiwan Travelogue" had been published in sequential installments in *Shibun Magazine*, which helps the author to carry out a fact-finding study of Shionoya's lecture in Taiwan.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further explain that Shionoya's Taipei lecture was an important link at Japan and abroad in his later years, an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with Chinese scholars and his experience of lectures at Japan and abroad, he had constructed his literary history discourse. Shionoya revised and published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in 1946-1947. In 1949, the book's second half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as retitled *A Study of Chinese Novels* and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The book refers to Zheng Zhenduo's research, adds the popular literature founded in Dunhuang, and includes Shionoya's new-found fictions such as *Quanxiang Pinghua*, *Sanyan*, *Liangqi* and *The Spectacles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By doing s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ovels becomes more complete. By comparison, the new edition of the chapter arrangement of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is identical with the main outline and content of Shionoya's Taipei lecture, which helps us learn more about his lecture and makes it meaningful under the context of overseas lecture and academic publication.

Keywords: Shionoya On, Kubo Tokuji, Lecture on Eastern Literature,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Taiwan Travelogue,"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鹽谷溫來臺講學考述

——兼論其文學史論述的建構與增衍*

蔡 祝 青

一、前 言

近代日本漢學家鹽谷溫（Shionoya On，1878-1962）的學術成就早為學界所識，他對中國戲曲小說的掘發、論述與翻譯，實已奠定中國俗文學現代研究的基礎。在《東京大學百年史》尤其稱說「中國文學的研究教育總算初具成果，此乃始自鹽谷溫」，¹可說推崇備至。鹽谷溫，字士健，號節山，又號樂水居士。東京人，明治 11 年（1878）生，出身漢學世家（有宕陰、簀山、青山三代之史學與家學淵源），1902 年在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畢業後，同年進入大學院研究支那文學史，師事森槐南；1906 年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助教授，受到京都帝國大學的前輩狩野直喜鼓舞，同年以文部省留學生身份前往德國（萊比錫大學，停留約兩年半）與中國（從葉德輝習曲學約三年）留學五年，1912 年回國。至 1920 年以《元曲之研究》獲頒博士學位，同年升任東

* 本文為筆者 106 年度科技部計畫：「國民文學」視野下中國文學史觀的建立與傳播：以笹川種郎、鹽谷溫為中心（二）的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MOST 106-2410-H-002-190-。研究之始，幸得大木康教授演講之啟發，過程中亦數度前往日本各大圖書館執行移地研究，再得助理李韻助譯之功，張斯翔、鄧觀傑蒐羅之助，是本研究得以展開的重要基礎。初稿宣讀於 2017 年 5 月 10 日臺大中文系第 368 次學術討論會，感謝評論人洪淑苓教授及兩位論文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在此並申謝忱。

¹ 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一（東京：東京大學，1986 年），頁 732。

京帝國大學教授，專注於戲曲小說之研究，至 1939 年退任，獲頒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此間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助教授 14 年，擔任教授長達 18 年。²

在學界之外，自 1918 年起鹽谷溫就榮獲日本政府頒贈敘勳六等授瑞寶章，至 1962 年過世已獲頒敘勳一等授瑞寶章的最高殊榮。隨著鹽谷溫晚年思想慢慢走向漢學的復古，在面對世界局勢發展時，也與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等人同聲一氣，步上了儒教的權威主義，漸漸與政權合拍。1929 年擔任日本天皇的「御講書始」，進宮為天皇與皇后陛下講書，1931 年參與皇子浴湯之儀。至 1932 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中國東北，後以「王道」概念成立滿州國之際，鹽谷溫則接受文化事業部³之命前往巡訪，滿州國的「執政」溥儀及其弟溥傑、弟媳嵯峨浩皆曾受教於鹽谷溫。隨後，鹽谷又以「昭和王道與世界和平」為題，受命前往歐美巡迴演講，宣傳王道，⁴可見其人在日本社會地位崇高，極受官方重用。⁵

² 鹽谷溫生平乃參考彙整以下資料而成：東京帝國大學編：《東京帝國大學學術大觀》（東京：東京帝國大學，1942 年），頁 281-284。（日）宇野哲人等：〈故鹽谷節山先生を偲ぶ〉，《東京支那學報》第 9 號（1963 年 6 月），頁 1-3。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一，頁 732-733。（日）藤井省三：〈鹽谷溫〉，收入（日）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第 2 集（東京：大修館書店，1994 年），頁 94-103。（日）鹽谷健：〈鹽谷溫の生涯〉，《斯文》通號 122（2013 年 3 月），頁 64-67。

³ 這裏的「文化事業部」乃指 1927 年 6 月以降獨立的外務省文化事業部。該部的歷史沿革，主要從 1923 年成立「對支文化事業局」，專門處理義和團事件等賠償金的運用，在中國施行日本的教育文化事業，隨著時局的快速變遷，其規模與工作內容亦隨之調整，直到 1940 年完全廢止，從 1941 年對支文化事業的特殊管理權，已由外務大臣轉移到大藏大臣。詳參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所提供的說明，網址：<https://www.jacar.go.jp/glossary/term1/0090-0010-0080-0020-0140.html>，上網日期：2019 年 12 月 15 日。

⁴ 該文曾刊登於《斯文》第 16 編第 1 號（昭和 8 年 12 月 27 日），頁 1-13。另可參陳瑋芬：〈「道」、「王道」、「皇道」概念在近代日本的詮釋〉，收錄於高明士主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 年），頁 426-429。

⁵ 藤井省三：〈鹽谷溫〉，頁 102-103。

鹽谷溫在學術界最為人稱頌的成就有三：其一，出版《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19年），這是鹽谷在大正六年（1917）留學返國後，於東京文科大學的六次夏季公開講學，後據竹田復的筆記，經一年半的修訂增補而成。此書不僅將漢文、唐詩、宋詞、元曲並列，大大提升元曲的地位；對於中國小說的發展，尤其勾勒出從神話傳說到《紅樓夢》發展的流變趨勢，彌補了中國文學界的缺憾；在書寫體例上，也在縱向講述文學的發達變遷的「中國文學史」之外，開啟了橫向說明文學的性質種類的「中國文學概論」先例，⁶對於中日小說、戲曲研究皆有開拓之功。其二，鹽谷溫因教研調閱材料需要，曾在日本內閣文庫發現元刊本《全相平話》、《古今小說》、《喻世明言》、《二刻拍案驚奇》等資料，學生長澤規矩亦透過《舶載書目》而知有《警世通言》八本在日本流傳，另在宮內省圖書寮發現元人雜劇《西遊記》六本，使古典小說、戲曲研究開拓出新的領域；⁷其三，鹽谷溫亦跳脫漢文訓讀的窠臼，以現代日語翻譯中國的小說、戲曲，並影印一系列稀見戲曲小說刊本，為中國俗文學的現代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⁸此外，在中日、臺日交流方面，《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一出版，於1921年起便有四種中譯形式或全本或僅小說節譯本（各版本詳後文說明）流傳於中國、臺灣與香港，可知其對中文學界的影響。另有喧騰一時的魯迅所著《中國小說史略》乃抄襲鹽谷溫之指控與辯駁，尤其讓我們瞭解鹽谷溫在1920年代與中國學界密切互動的交流影響關係。⁹

⁶ （日）鹽谷溫：〈原序〉，收於鹽谷溫著，孫俚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0年），頁1-2。

⁷ 鹽谷溫曾為文說明其原委，1926年發表〈明の小説《三言》に就て〉，在《斯文》雜誌第8編第5、6、7號上連載；同年另有〈明代の通俗短篇小説〉，在《改造》第8編第8號上刊載。1928年又有〈全相平話三國志に就いて〉，收在《狩野教授還曆記念支那學論叢》（京都：弘文堂書房，1928年）。

⁸ 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二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351-353。

⁹ 1925-1926年間，同任北大教授的陳源（西滢）曾在《現代評論》與《晨報副刊》上發文指陳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乃抄襲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魯迅則在1926年2月寫了〈不是信〉提出反駁。此案喧騰多時，在中日學界皆有傳聞，直

相對而言，鹽谷溫曾於昭和 11 年（1936）12 月受臺北帝國大學（即今日臺灣大學）之請託，前來臺灣短期講學之事則罕為人知。事實上，鹽谷溫此次的講學之旅曾透過《臺灣日日新報》熱切地追蹤報導，除了詳實紀錄南雅社與瀛社為鹽谷氏開歡迎會、課後的南遊，以及結束返日的消息；¹⁰待活動結束，鹽谷溫又分別在自編的《斯文》雜誌連載〈臺灣遊記〉，¹¹同時也將遊記中所題詠的詩歌單獨抽離，另以〈臺灣遊草〉的形式在《臺灣日日新報》連載四天，¹²

到《中國小說史略》譯成日文並大獲好評後，魯迅才覺得所負十年「剽竊」惡名，終於可以卸下。此中原委已有多篇論文探討，陳勝長曾仔細梳理此間關係，簡言之，先是德國漢學家 August Conrady 影響鹽谷溫，鹽谷溫影響魯迅，但魯迅《史略》在材料的取捨與解釋方面，和《講話》的小說部分頗有不同；日後魯迅的《史略》再反過來影響鹽谷溫和其他日本讀者。詳陳勝長：〈August Conrady・鹽谷溫・魯迅：論環繞「中國小說史略」的一些問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17 卷（1986 年 1 月），頁 343-361。另可參看陳平原：《小說史：理論與實踐》（臺北：淑馨出版社，1998 年），頁 219-220。鮑國華：〈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與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對於「抄襲」說的學術史考辨〉，《魯迅研究月刊》2008 卷 5 期（2008 年 5 月），頁 4-19。

¹⁰ 如《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1 年 12 月 17 日（夕刊，4 版）先扼要刊登〈鹽谷氏歡迎會〉一文，等到《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1 年 12 月 19 日（日刊，12 版）再刊登〈鹽谷博士歡迎會——關於萬華三仙樓旗亭〉的詳細報導。另有《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1 年 12 月 23 日（夕刊，2 版）報導〈鹽谷博士南部へ〉，《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2 年 1 月 5 日（日刊，12 版）報導「東大教授鹽谷溫博士，搭四日出基隆港便輪歸京」。

¹¹ （日）鹽谷節山：〈臺灣遊記〉，共連載四期，第 19 編第 2 號（昭和 12 年 1 月 27 日），頁 1-6；第 19 編第 3 號（昭和 12 年 2 月 27 日），頁 7-12；第 19 編第 5 號（昭和 12 年 4 月 27 日），頁 13-20；第 19 編第 6 號（昭和 12 年 5 月 27 日），頁 21-31。本文所引〈臺灣遊記〉及相關日文史料係由筆者科技部計畫研究助理李韻翻譯，筆者校閱而成。為簡省篇幅，下文不另做註解。

¹² 鹽谷節山：〈臺灣遊草〉（其一），共錄七絕五首，《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2 年 2 月 15 日（日刊，8 版）；鹽谷節山：〈臺灣遊草〉（其二），共錄七絕四首，《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2 年 2 月 16 日（日刊，12 版）；鹽谷節山：〈臺灣遊草〉（其三），共錄七絕四首，《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2 年 2 月 19 日（日刊，8 版）；鹽谷節山：〈臺灣遊草〉（其四），共錄七絕六首，《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2 年 2 月 20 日（日刊，8 版）。若與〈臺灣遊記〉中的詩歌略做比較，後登的遊記詩歌對原作又做了潤改。

可知鹽谷溫來臺講學在臺、日報刊都留下可觀的記錄。《臺灣日日新報》發行於 1898 年，是臺灣日治時期的第一大報，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斯文》雜誌創刊於大正 8 年（1919）2 月 1 日，為斯文會¹³的會誌，起初為雙月刊，自大正 15 年 6 月號起改為每月發行。鹽谷溫曾於大正 11 年（1922）8 月起擔任《斯文》雜誌的編輯部長，前後長達 15 年，直到昭和 12 年（1937）轉任該會的教化部長，四處振鐸講學為止。在鹽谷擔任編輯部長期間，可說是最為活躍的時期，不僅使該刊的編輯陣容大幅擴充，論說、時評、文苑、雜錄等面目一新，雜錄一欄尤其廣為收錄漢文學界的現況報導，而鹽谷溫個人豐富的海內外考察、講學與旅遊經驗，則透過「遊記」的形式恣意發揮其健筆，¹⁴在鹽谷氏的隨筆著作中，顯然是極可觀的文類。¹⁵這樣的壯遊閱歷與書寫，一方面體現旅遊事件發展的本末，二方面則透露出旅遊者的心志感懷，進一步則頗能連結並參照當時來臺的帝國知識份子的共同體驗，¹⁶值得仔細梳理。

¹³ 「斯文會」是「東京的漢學者自發性組成的漢學推廣、研究團體」，1880 年成立，以幕末漢學者及其子弟為主。至 1918 年，又以東京帝國大學支那哲學科、文學科、東洋史學科的教授、畢業生為主。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 年），頁 305。另在〈斯文會會則抄錄〉第一條即表明「本財團是以闡明儒道為主的東亞學術，輔助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語之旨趣，發揮我國國體之精華為目的。」為施行該財團之事業，共分本部、教化部、研究部、祭典部、編輯部共五部。詳《斯文》第 1 編第 1 號（大正 8 年 2 月 1 號），頁 1-3。

¹⁴ 詳（日）內田泉之助：〈斯文會と節山先生〉，《斯文》通號 36（1963 年 7 月），頁 100-101。

¹⁵ 如在《東亞研究》曾發表〈遊學漫言〉；在《斯文》雜誌中曾發表〈北越遊記〉、〈北國遊記〉、〈九州遊記〉、〈秩父遊記〉、〈續九州遊記〉、〈京城遊記〉、〈山田遊記〉、〈續山田遊記〉、〈續續山田遊記〉、〈奈良遊記〉、〈奈良遊記補遺〉、〈東海山陽遊記〉、〈東北遊記〉、〈兩越遊記〉、〈續東北遊記〉、〈琉球遊記〉、〈臺北遊記〉、〈燕齊遊記〉等共十八篇，在鹽谷溫的隨筆著作中，極為可觀。詳（日）宇野哲人等：〈故鹽谷節山先生を偲ぶ〉，頁 4-10。

¹⁶ 在鹽谷溫的〈臺灣遊記〉（1936）之前，至少已有文學家佐藤春夫（1892-1964）的〈殖民地之旅〉等遊臺散文（1923-1937）與政治家兼報人德富蘇峰（1863-1957）的〈臺灣遊記〉（1929）為臺灣書寫立下了典範。另外，臺北帝國大學的久保天隨

〈臺灣遊記〉是一篇文情並茂的書信體遊記，¹⁷ 文中不僅翔實記載講學綱要，同時也將鹽谷講學結束後，由文政學部長今村完道規劃周遊全島的旅遊行蹤、會見的日臺政要與藝文界人士都做了清楚的刻畫描繪，實是我們瞭解鹽谷溫來臺講學的一手珍貴史料。據筆者考察，〈臺灣遊記〉多年前曾有學者為文論及，但採用角度主要基於鹽谷溫晚年發展的儒學觀，言其與「斯文會」同人在當時風氣影響下，咸感儒教在中國並未發揮其全部價值，必須在東傳日本後，因融入以忠孝一本為國體的日本精神，才使其益增光彩，實踐孔子的理想。而當這樣的「學說」逐漸成為「大東亞」的思想根源，鹽谷溫四處奔走演說「昭和王道與世界和平」的堂皇宣言，在政治現實中卻迎來了日本對東亞的侵略戰爭，¹⁸ 不啻是一大諷刺！此文尤其嚴厲批判鹽谷溫與斯文會同人之說，稱

亦喜愛從事旅遊，當他在進行實地的跨界行旅時，更以漢詩作為溝通、交往之媒介，此舉雖有助於東亞漢字圈之互動聯繫，卻也因久保隱藏的日本本位意識，乃至化身成為帝國主義「話語」實踐，反而產生「同文關係」的尷尬性。詳黃美娥：〈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臺灣學研究》第7期（2009年6月），頁1-28。

¹⁷ 此文連載於《斯文》雜誌，全文一開頭便稱「雷軒兄」，各段落亦以寫作地點區分為「神戶書信」、「德島書信」、「岡山書信」、「下關書信」、「基隆書信」、「臺北書信」、「臺北書信二」、「臺北書信三」、「臺北書信四」、「臺北書信五」、「臺北書信六」、「臺北書信七」、「臺北書信八」、「斗南書信」、「臺南書信一」、「臺南書信二」、「高雄書信」、「屏東書信」、「四重溪書信」、「利基利吉書信」、「知本書信」、「花蓮港書信」、「八達崗書信」、「礁溪書信」、「臺北書信」、「吉野丸通信」、「礫莊通信」，及最後附錄「臺灣之旅」廣播一節。蓋川上雷軒時任《斯文》雜誌的編輯員，在鹽谷氏日後的師友追想文章中，曾以孟嘗君與門客比喻兩人親近的關係：「雷軒，人如其自號雷軒，乃節門一大雞鳴。……我最初是在編纂國民文庫的國譯漢文大成時開始中意這號人物，認可他的能力，並提拔其為斯文會編輯。……雷軒與我意氣相投，是礫莊會上不可或缺的紅人。只要他手持酒杯、呵呵大笑，登時滿堂春風。其和諧愉快的編輯會之記事，總是為雜誌劃下最完美的結尾，乃讀者的欣羨所在。」詳鹽谷溫：《天馬行空》（東京：日本加除出版，1956年），頁132。

¹⁸ 從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國東北發起九一八事變，於1932年扶植建立滿州國，到1937年7月7日發起蘆溝橋事變，引起了中國的對日抗戰。

其「無意之間釀成過份自我中心的民族觀，而忽略了對民族差異的尊重；又毫無警覺地與政權黏合，使得學術自主完全喪失。」¹⁹可說已揭示了鹽谷溫及同人的儒學理想與 1930 年代日本帝國大肆擴張侵略的依存關係，十分值得警惕。但進一步言，若從文學史建構發展的角度來看，鹽谷溫來臺講學的內容、實績與意義卻未能在此脈絡中獲得適切的探討與彰顯，著實可惜，因此本文將從鹽谷溫長期以來的海內外文學史講學、著述與出版的脈絡入手，著重考察鹽谷溫於 1936 年前來臺北帝國大學講學的實況，並結合相關史料，說明鹽谷溫來臺短期講學的意義。

二、鹽谷溫於 1936 年來臺短期講學²⁰

（一）鹽谷溫來臺講學緣由

臺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講座設立於昭和四年（1929），當初透過文政學部長藤田豐八安排，由久保得二（Kubo Tokuji, 1875-1934）受聘為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教授，而神田喜一郎（Kanda Kiichirō, 1897-1984）則擔任講座助教授。未料久保於昭和 9 年（1934）6 月 1 日因腦溢血過世，同年 11 月，神田則升任為教授，並在 12 月以臺灣總督府在外研究員之身分赴法、英兩國研究敦煌學，至 11 年（1936）8 月始返回臺北帝國大學任教。在這段期間，校方曾於昭和 10 年（1935）另聘東洋文學講師原田季清（Harada

¹⁹ 詳陳瑋芬：〈大日本主義風潮下的日本漢學者——鹽谷溫晚年的儒學觀與其〈臺灣遊記〉〉，《第一屆臺灣儒學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南：臺南市文化中心，1997 年），頁 137-166。

²⁰ 本節少部分內容曾於筆者另文發表，為顧及全文脈絡的完整性，仍做保留。詳筆者：〈帝國視野下的壯遊：鹽谷溫〈臺灣遊記〉中的風土人文與（反）殖民意識〉，《早稻田大学総合人文科学研究センター研究誌》（WASEDA RILAS JOURNAL）NO. 6（2018 年 10 月），頁 469-477。

Suekiyo, ? - ?) 正式遞補東洋文學講座的職缺。當神田在外研究兩年之際，僅剩原田獨力承擔東洋文學講座課程（詳附件一），也是在這段青黃不接的日子裏，導致有畢業生修課單位不足的情況，因此校方於昭和 11 年（1936）10 月聘請東京帝國大學鹽谷溫以特聘教授的身份前來短期講學一個單位，²¹ 以補足畢業生的修課學分。²²

我們只要稍加梳理久保得二（天隨）與鹽谷溫兩人的學識經歷（圖一），便會知曉當局的審慎考量。久保得二略長於鹽谷溫三歲，於明治 32 年（1899）自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漢學科畢業，同年進入該校大学院就讀，大正 8 年（1919）久保因工作之便，得以大量閱覽內閣文庫及宮內省圖書寮的圖書，後累積大量《西廂記》及戲曲相關資料，於昭和 2 年（1927）以《西廂記の研究》獲頒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博士學位，²³ 日後再修編成《支那戲曲研究》（1928），為日本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學術成果。²⁴ 其獲取博士學位雖略晚於鹽谷溫，但兩人皆曾受教於森槐南，同時專攻元曲，實為同門師兄弟，相關史料亦不乏兩人論學之例。²⁵

²¹ 黃得時：〈《清代文學評論史》序文〉，收於黃得時作，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 1・創作卷一》（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 年），頁 648-649。人事聘任詳「敘任及辭令」：昭和 11 年 10 月 22 日特聘東京帝國大學教授鹽谷溫為講師，臺北帝國大學編著：《學內通報》第 161 號（昭和 11 年 10 月 31 日）。

²²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 19 編第 2 號（昭和 12 年 1 月 27 日），頁 1。

²³ 摘自（日）久保舜一：〈久保天隨〉，收入（日）久松潛一編：《鹽井雨江 武島羽一大町桂月 久保天隨 笹川臨風 樋口龍峽集》，《明治文學全集》41（東京：筑摩書房，1977 年初版二刷），頁 381-384。張寶三撰述：〈久保得二先生傳〉，收錄於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 1929-200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2002 年），頁 185。

²⁴ 仝婉澄：〈久保天隨與中國戲曲研究〉，《文化遺產》2010 年第 4 期，頁 54-59。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二部，頁 347。

²⁵ 李慶稱久保天隨與鹽谷溫有交遊，詳氏作：《日本漢學史》第二部，頁 346，如在久保天隨〈傳奇四十種與新曲十種〉一文中，久保氏提出了不同於鹽谷溫的看法。詳鹽谷溫等著，汪馥泉譯：《中國文學研究譯叢》（上海：北新書局，1930 年），頁 85-93。



圖一（左）久保得二；²⁶（右）鹽谷溫²⁷

久保得二自早年便開始漢詩創作，帝大時期主要在《帝國文學》發表中國文學研究、評論與漢詩、美文，久以文筆馳名。自明治 31 年（1898）起曾三度擔任《帝國文學》的編輯委員，明治 34 年（1901）更自辦《新文藝》雜誌，²⁸是「赤門文士」中漢學科出身的代表人物之一。²⁹昭和 2 年起，又成日本漢詩

²⁶ 轉引自周延燕編：《臺灣大學久保文庫漢籍分類目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12 年），照片頁（照片藏於早稻田大學）。

²⁷ 轉引自鹽谷先生記念會編：《鹽谷先生記念會誌》（東京：鹽谷先生記念會，1939 年），照片頁。此時鹽谷溫 62 歲，接近來臺講學的 60 歲。

²⁸ （日）芳村弘道：〈久保天隨とその著書『支那文學史』〉，收錄於（日）川合康三編：《中國の文學史觀》（東京：創文社，2002 年），頁 63。

²⁹ 「大約在 1901 年前後，日本輿論界出現了『赤門文士』的稱呼。「赤門」是東京帝國大學本鄉校園西側的標誌性建築，這一稱呼不無揶揄意味，指出身於最高學府卻從事文藝或批評的人士。」當時主要以藤田豐八、小柳司氣太、田岡嶺雲、白河次郎、久保天隨五人為代表。詳陸胤：〈明治日本的漢學論與近代「中國文學」學科之發端〉，《中華文史論叢》總第 102 期（2011 年 12 月），頁 106-115。

重鎮隨鷗吟社的核心人物，「十餘年來，續執隨鷗吟社及斯文會牛耳」，與日本漢詩人國分青厓、岩溪裳川鼎足為三，³⁰ 可知久保氏在日本漢詩壇之尊崇地位，在隨鷗吟社、斯文會皆有表現。而這十多年間正值鹽谷溫擔任《斯文》雜誌編輯部長，雜誌中不僅刊載久保的漢詩、小說戲曲研究，文苑欄更有〈送久保天隨游臺灣序〉、〈哭久保天隨〉等文，鹽谷對於久保的動態訊息自有一定掌握。³¹ 等到久保得二來臺任職，除於 1930 年創辦南雅詩社，月會一次，出版南雅詩集，閒暇更喜遊歷，並撰有「槿域遼瀋燕京閩中諸遊草」傳世，³² 鈴木虎雄稱：

天隨博士，少壯好游，足跡遍於海內，近歲入臺灣，主大學講席，氣益壯，游益遠，北至遼瀋，西及閩越，游必成詠，隨成隨刻，每一刻出，眾目驚駭。君素通於史事，故經異土，履殊境，覽山河草木之勝，撫古今人物之跡，其胸中磊落骯髒之氣，方相觸發，而為絕妙好辭。夫世稱

³⁰ 詳「臺大教授文學博士 漢詩人久保氏絕望 在昭和町大學官舍」報導，《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9 年 6 月 3 日（系刊）（4 版）。關於久保得二在日臺兩地漢詩壇的地位，可參黃美娥：〈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頁 1-28。

³¹ 《斯文》所載久保得二相關文章可透過日本國會圖書館網頁查詢而獲得完整資訊，在此僅列舉其要：久保得二：〈雲州游草〉，《斯文》8（6），1926 年 9 月，頁 44-46；久保得二：〈翦燈新話に關する事ども〉，《斯文》15（1）-15（12），此文在 1933 年共連載六期，隨後久保氏另有〈翦燈新話と東洋近代文學に及ぼせる影響〉刊登於臺北帝國大學的《文學科研究年報》第 1 輯（1934 年 5 月），頁 1-134，可略見久保氏將相關研究分別於日臺文壇發表。（日）駒田彦之丞：〈送久保天隨游臺灣序〉，《斯文》10（8），1928 年 8 月，頁 26-27；（日）岡崎壯：〈哭久保天隨〉，《斯文》16（10），1934 年 10 月，頁 52；（日）神田喜一郎：〈久保天隨先生遺稿序〉，《斯文》20（10），1938 年 10 月，頁 61-62。

³² 神田喜一郎稱久保天隨「中年以後，尤肆力吟詠，挖揚風雅，主盟壇坫，殆二十年。其所為《秋碧吟廬詩鈔》甲籤至丁籤，槿域（按：即朝鮮）遼瀋燕京閩中諸游草，先後流播人間，可謂不脛而走。」神田序文收於久保天隨：《秋碧吟廬詩鈔》（東京都：久保舜一，1938 年）。在臺大圖書館便可見久保天隨：《閩中游草》（出版地不詳：作者自印本，1931 年）、《澎湖游草》（出版地不詳：作者自印本，1933 年）、《琉球游草》（東京：作者自印本，1933 年）諸種詩集。

君為文辭大家固也，然而或未知其有史學之助。³³

由此可知久保得二亦喜海內外壯遊，並且「游必成詠」，透過流覽山河草木之勝，親撫古今人物之跡，尤能激發胸中之氣，而為絕妙好辭。若追溯中國文化傳統，則頗能聯繫蘇子由所謂「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之說，若再放眼當時日本社會，則因明治維新的成功，再經 1895 年甲午戰爭得勝，中日臺關係產生極大的轉變，明治以來日本人到中國、臺灣旅遊蔚為風氣，所留下來的旅行記也頗為可觀，光就東洋文庫近代中國研究室所藏的明治、大正、昭和三代流通的旅行記，就已超過 400 部，³⁴ 久保與鹽谷的壯遊應可放在此脈絡中而看到其共通的時代精神，若進一步探討其間差異，則兩人雖都有詩文創作，但久保顯然更善於以「游草」，鹽谷更善於以「遊記」的形式紀聞抒情。而鹽谷溫在臺灣行返日之後，特別將遊記中的詩詞抽取刊登在《臺灣日日新報》而成《臺灣游草》系列，則顯然是對已逝的漢詩壇盟主久保得二致意！

若進一步觀察文學史寫作與教學方面，久保得二早在明治 35 年（1902）秋即應「大日本文學會」之邀，在該會所刊行的《文學講義》上連載支那文學史共十二講，³⁵ 此書以朝代作為分期，從「三代文學」談到「清代文學」，後出版為《支那文學史》（東京：人文社，1903 年）。明治 36 年久保氏又受早稻田大學講義錄編輯者之委託，在原書基礎上又擴編成《早稻田大學卅六年度文學教科第二學年講義錄：支那文學史》（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04 年）。³⁶ 此書不僅與當時日本青年漢學家們（從藤田豐八、古城貞吉到笹川種

³³ （日）鈴木虎雄序，收於久保得二：《琉球游草》。

³⁴ 東洋文庫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編：《明治以降日本人の中國旅行記》（解題）（東京：東洋文庫，1980 年），頁 i。

³⁵ 詳「例言十則」之一，收於久保得二著：《支那文學史》（東京：人文社，1903 年），頁 1。

³⁶ 詳久保得二：〈稿本支那文學史の後に書す〉，收於氏述：《支那文學史》（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04 年）。此書共分上下冊，主要新增從六朝到唐代的佛典翻譯與影響、支那文獻的九大散亡、印刷術的發明、元雜劇、明清小說的研究。詳芳村弘道：〈久保天隨とその著書『支那文學史』〉，頁 63-79。

郎)共同借鑑法國學者泰納(Hippolyte Taine, 1828-1893)的「種族、環境、時代」(‘race, surroundings, epoch’)學說為立論基礎的文學史觀——認為南北風土的差異對國民性與思想、文學產生極大的影響,也能立足於批判先行文學史的立場,考慮時代性、說明文學的發展過程;³⁷對於歷來受到輕視的戲曲小說,尤能從時代與文類的廣泛例證中闡幽顯微,在前賢先輩的基礎上,將戲曲小說的分野進行詳論,以揭示其文學史的意義;³⁸相較於先行的文學史撰述,此書幾乎以評論寫成,是適合中高級讀者閱讀的文學史,因而備受推崇。³⁹值得注意的是,該書也曾以「文學士久保天隨述,雪漁謝汝詮譯」的漢譯形式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連載,從1907年7月18起,到次年3月19日止,雖說此次連載只有「前編」百五十回,因編輯考量而缺漏了「後編」近百回,但這部帶著實證史觀的文學史論,已然透過報刊連載譯介的形式使臺灣士子有機會透過閱讀,學習文學史的研究方法與建構模式。至昭和4年久保得二受聘為臺北帝大東洋文學講座第一位講座教授,所負責的科目便是「東洋文學普通講義」及「東洋文學講讀及演習」,在此科目下的講義題目則為「東洋文學史」及「支那戲曲『琵琶記』」、「甌北詩話、詩品」(附件一),雖然我們無法確知久保講述的課程內容,但其講義題目實已反映出其人關於支那文學史

³⁷ 芳村弘道:〈久保天隨とその著書『支那文學史』〉,頁69。

³⁸ 詳「例言十則」之五,收於久保得二著:《支那文學史》(東京:人文社,1903年),頁3。芳村弘道:〈久保天隨とその著書『支那文學史』〉,頁69-70。相關論點另見黃得時:〈久保天隨博士小傳〉,《中國中世文學研究》第2號(廣島:中國中世文學研究會,1962年12月),頁51-52;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二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頁346。

³⁹ 黃得時論及:「一般人撰寫文學史,都事先把作者生平介紹之後,引用作者的作品,作為說明或評價之依據,因此較容易受讀者之瞭解。可是久保氏這部文學史,對於作者生平,約略提一提之後,也沒有引用作品,馬上單刀直入評論作者在文學史上之地位及其作品之價值。」比起古城貞吉、笹川臨風的《支那文學史》引例很多,適合初學者之閱讀,久保天隨的文學史,水準較高,全書充滿議論,適合內行人參考。這是本書最大特色。此書也受到日本著名漢學家青木正兒的推崇。詳氏作:〈百年來日人研究漢學名著提要彙編〉,收錄於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11・論述卷五》(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年),頁411-415。

論述、《琵琶記》研究與寫作漢詩與詩話⁴⁰等豐富的學養。

由上述可知，久保得二與鹽谷溫兩位漢學家在學經歷背景及個人專長嗜好等方面皆有高度的重合性，臺北帝大邀請鹽谷溫來臺為學生補課，自有其實質而重要的意義。在課程結束後，鹽谷溫便提及這回能以臨時課程的名義前來，粗略講述支那戲曲小說史的脈絡，全勤且順利，「一是為了酬謝閑堂部長（按：即今村完道）的知遇，另一方面也很高興能慰天隨博士在天英靈。」⁴¹

（二）鹽谷溫來臺講學行程安排

至於鹽谷溫來臺講學行程內容如何？筆者已透過《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與鹽谷溫所作〈臺灣遊記〉一文掌握其大略。據〈臺灣遊記〉記載，鹽谷這趟講學之旅是從1936年11月29日由東京車站出發，直至1937年1月8日才重返自宅東京礪莊，歷時共41天。從行程規劃來看，又可分為三部分：其一是日本講學行程，時間為1936年11月29日至12月4日，鹽谷溫因接受日本文部省思想局的委託，需前往神戶與德島兩地教授日本文化課程，因此從東京出發，途中先前往神戶、德島講學，再從下關乘船來到基隆港。其二是臺北帝國大學講學行程，時間為1936年12月5日抵達基隆港起至12月22日止，此間除了週日（12月6日與13日）前往近郊參拜旅遊，自12月7日至22日的十四天，則以每天至少兩小時密集授課的方式依序講授「中國戲曲小說史」。此外，又有校內外演講及交流活動。⁴²其三是臺灣的「南征之旅」，時間是

⁴⁰ 古城貞吉在〈秋碧吟廬詩話序〉中提及，「選詩與詩話實相為表裏」，「吾友久保天隨善詩，才儲八斗，學富五車」，更兼「主盟鷗社，專操選政」，「今將乘槎入海島，前行自訂其平日言詩者，編成秋碧吟廬詩話若干卷，在天隨則雖不過是茶前酒後之談，而其誦詩論世之旨，鬱然具在於此。」詳久保得二：《茶前酒後》（東京：秋碧吟廬排印本，1929年）。

⁴¹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19編第5號（昭和12年4月27日），頁15。

⁴²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19編第3號（昭和12年2月27日），頁7-12；《斯文》第19編第5號（昭和12年4月27日），頁13-20。

1936 年 12 月 23 日起至 1937 年 1 月 2 日止，鹽谷溫有門生故舊與帝大新知⁴³陪同，從臺北出發，走訪南北，展開歷時十一日的環島壯遊。因日本講學及臺灣的「南征之旅」筆者已有另文討論，⁴⁴在此僅專就臺北帝大講學行程進行探討。

據〈臺灣遊記〉記載，此十四天的行程安排如下：⁴⁵

表一 鹽谷溫來臺講學活動安排

日期	參訪、交流活動	講學與演講
12/5（六）	下午一時鹽谷溫抵達基隆港，由神田（喜一郎，文學科）教授帶著大學的書記前來迎接，後藤（俊瑞，哲學科）助教授、今村（完道）夫人亦於碼頭等候。轉乘火車後，於四時抵達臺北，今村學部長、安藤、移川、桑田教授帶領眾多教授及學生前來迎接，並由今村及根來泰信領往教育會館暫歇。夜間於今村宅邸舉行歡迎宴會。	
12/6（日）	上午十時由今村學部長帶領鹽谷溫及恒藤博士前往基隆河畔，參拜劍潭山上的臺灣神社。根來前來會合，同往北投愛國婦人會小憩，再轉往草山洗溫泉、踏青。夜間由根來招待至江山樓品嘗臺灣料理。	

⁴³ 主要有三人：今村完道（閑堂，愛媛人），時任文政學部部長。後藤俊瑞（敬齋，兵庫人），時任文政學部哲學科助教授。根來泰信，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支那文學科，為鹽谷溫的第一屆學生，時執教臺北第一中學校。詳邱景墩：〈文政學部——哲學科簡介〉，《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 年 4 月），頁 109-137。陳瑋芬：〈大日本主義風潮下的日本漢學者——鹽谷溫晚年的儒學觀與其〈臺灣遊記〉〉，頁 148。

⁴⁴ 蔡祝青：〈帝國視野下的壯遊：鹽谷溫〈臺灣遊記〉中的風土人文與（反）殖民意識〉，頁 469-477。

⁴⁵ 內容整理自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 19 編第 3 號（昭和 12 年 2 月 27 日），頁 7-12；《斯文》第 19 編第 5 號（昭和 12 年 4 月 27 日），頁 13-16。

12/7 (一)		上午十時半開始講學，以戲曲史序論為題，講述「歌曲的沿革」。
12/8 (二)	晚飯後今村伉儷前來幫鹽谷溫艾灸，稍晚根來伉儷亦來協助。	下午一時講述「唐朝歌舞戲」。
12/9 (三)	課後前往大學圖書館的書庫閱覽，對藤田(劍峯博士)文庫、久保(天隨博士)文庫多有讚許。 晚間東洋學科師生在江山樓舉辦歡迎會，與會者以今村、神田兩位教授、後藤助教授、原田李清講師為首，學士學生共十人與會。	上午八時半講述「宋朝雜劇」。
12/10 (四)	晚間由臺灣軍司令官畑俊六大夫人邀請至其官邸，幣原總長、今村、安藤、移川諸教授皆為座上賓。	下午講述元雜劇的「北曲上」。
12/11 (五)	課後在學部長室與特別北上的吳景箕面晤。晚間大學諸君在北投的二鶴(京都風的高級料庭)為鹽谷與吳景箕、東京帝大戶田貞三教授舉辦歡迎會。	上午八時三十分講述「北曲下」。 〔鹽谷溫的行李終於寄達〕
12/12 (六)	晚間與根來、今村餐敘飲酒。	上午十時半講述「南曲的發展」，並試與北曲比較。
12/13 (日)	一高同窗中澤亮治前來拜訪。 後藤作東道，招待鹽谷與今村前往淡水兜風，參拜孔廟，並參訪紅毛城(英國領事館)、耶穌教會堂與附屬學校，邂逅一高校友西村高兄。後前往草山赴七星莊參加文政學部教官的懇親會，洗溫泉、醉酒飽德而歸。	
12/14 (一)	夜間谷本高等學校校長來訪，委託鹽谷講授日本文化課程。	上午十時半講述「明清戲曲概觀」，再延伸至現行的戲曲；下午一時講解元曲「梧桐雨」。

12/15 (二)		上午八時半開始進入小說史「神話傳說」。
12/16 (三)	正逢山東曲阜孔家的孔德成大人迎娶晚清名臣孫家鼎氏的孫女孫琪方，鹽谷溫在赴校前，先往中央郵局給孔家發了一封賀電。晚間邀今村、根來兩家夫婦至卯之花亭宴會。	上午十時半講述「兩漢六朝小說」。 下午一時，前往臺北高等學校演講「日本精神與漢學」。
12/17 (四)	晚間參加由南雅社、瀛社兩詩社萬華三仙樓主辦的歡迎詩會，與多位新舊相識飲酒賦詩，主客盡歡。 會後前往畑司令官邸會晤阿部陸柱。	上午十時半講述「唐人傳奇、附敦煌的俗文學」，下午講讀「梧桐雨」第二折。
12/18 (五)		上午八時半講述「宋朝話本」。下午一時半進行大學的特別課程，先由廣島文理科學教授西晉一郎博士講述「歷史的性質」，次由鹽谷溫先生講授「日本精神與世界和平」，最後以朗讀吟誦作結，幣原總長、西博士與學生皆熱淚感動。 ⁴⁶
12/19 (六)	下午參訪土俗學研究室，由移川教授講授生蕃的風俗習慣。 晚間鹽谷溫招待聽講學生至江山樓舉辦告別小宴，共有神田、原田兩位先生與學生共十一人參加，飲酒賦詩，陶然而醉。	上午八時三十分，針對四大奇書上「三國志與水滸傳」，講述元朝的小說；十點半講授「梧桐雨」第三折（因配合今村安排的旅行，將23日的課程前移）。
12/20 (日)	根來作東道，領鹽谷溫訪近郊勝景，至劍潭寺遊覽、芝山巖參拜、北投八勝園洗溫泉。	

⁴⁶ 此兩場演講是由校方於附屬圖書館內式場舉辦，本學多數職員學生皆來聽講。詳《學內通報》164號記載。

12/21 (一)	晚間廣播結束，前往料亭小永樂參加國學院出身者的歡迎會。	上午十時半授課，針對四大奇書下「西遊記與金瓶梅」，講述明朝小說；下午一時十五分講述「梧桐雨」第四折，雜劇課程結束。 下午遵從鈿司令官的囑咐，四點在偕行社樓上展開以日本精神為題的演說。 晚間前往臺北放送局，六時半開始廣播以「楠公與賴山陽」為題的演說。
12/22 (二)	晚間鹽谷招待根來聚餐，後藤也前來幫忙，為明天開始的旅程整裝待發。	上午十時半授課，本應舉三言二拍、《今古奇觀》來講述明朝的短篇小說，但配合課程時間，稍微轉了方向，講述下午將在東洋文學會發表的演說內容，以清代小說的論點概述《紅樓夢》，以此劃下本課程的終點。 下午一時半，東洋文學會的開幕式開始，由神田教授發表開幕致詞，其次原田講師以「關於情史」為題，發表新研究。鹽谷溫以「國文與漢文之交涉」為題，講授中日文學之間的影響關係。當天在特別室亦舉辦「支那戲曲書展」，陳列了久保文庫及神田教授典藏的珍本密籍，由神田教授負責解說。

由上表可知，鹽谷溫在臺北帝大講學期間，除授課之外，也累積了不少精彩的參訪與交流行程。從 12 月 5 日下午鹽谷溫抵達基隆港開始，便由臺北帝大文政學部的神田喜一郎教授及今村完道部長率領部內諸多師生前往碼頭、臺

北車站迎接，由根來泰信領往住處教育會館，當晚即於今村宅邸設宴款待，可見鹽谷溫此次來臺講學極受文政學部之重視。

在這次的講學行程中，最主要的招待者有兩人，一是官方的今村完道（閑堂，時任臺北帝大文政學部長），二是鹽谷的學生根來泰信（畢業於東京帝大支那文學科，現執教臺北第一中學校）。今村本是鹽谷舊識，去歲前往東京參加斯文會主辦的儒道大會時，⁴⁷兩人曾於虎門的晚翠軒暢飲，今村因受風腿軟，隔日鹽谷又送他前往蛇目灸療；⁴⁸根來則是鹽谷初於大學登壇授課的一年級生，加上其寓所又在教育會館附近，因此對鹽谷有諸般照顧。遊記中提及今村、根來兩對伉儷為鹽谷艾灸一事尤為有趣，今村伉儷夜間前來為鹽谷艾灸，隨後根來亦偕同夫人來訪，先是四人八手在鹽谷背上展開療程，後來兩位先生丟下線香，取來棋盤下棋，夫人們畢竟是業餘，效果不如預期。但今村過去曾受照料，因此關心鹽谷養生，故有一面勸酒，一面點灸之舉；根來則關心排便，隨時問候，鹽谷有感於兩位故舊的熱誠，於是擬出「今村點灸，根來問便」以為後世撰寫昭和先哲叢談題目，⁴⁹可見鹽谷與故舊親切往來之幽默。今村與根來在此次行程中尤見輪番接待之用心。

除了今村與根來，政商名流宴請鹽谷溫亦頗為頻繁。如12月10日有臺灣軍司令官畑俊六大夫人邀至官邸用餐，並由帝大的幣原坦總長、今村、安藤、移川諸教授作陪。鹽谷溫獲知12月16日山東曲阜孔家要為十七歲的孔德成大人舉行婚宴盛典，鹽谷還特地發一份賀電前往致喜，⁵⁰可知其對孔門後代之重視。

鹽谷溫在臺講學期間也有不少一高同窗或校友如中澤亮治、西村高兄、伊藤賢道等人，皆已輾轉來臺發展，擔任專賣局技師、總督府地方課長、新聞

⁴⁷ 參加此會者臺人有今村（完道）臺大教授、魏清德。詳「儒道大會 東京會館開 參列約二百名」報導，《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4月30日（夕刊，4版）。

⁴⁸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19編第3號（昭和12年2月27日），頁7。

⁴⁹ 同前註，頁8。

⁵⁰ 同前註，頁11。

記者等職務，眾人也把握良機與鹽谷敘舊。另有鹽谷本人或父親青山的學生，如東大畢業的林茂生（臺灣第一位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士，時任臺南高等學校教師）、川村知事，以及國教院出身者舉辦的歡迎會，亦是舊雨新知，多數已為臺灣高等學校教員，同來吟詩共聚，歡迎昔日恩師。斗六豪族吳景箕（鹽谷的東京帝大學生）則於 12 月 11 日特別北上拜見恩師，至 12 月 23 日鹽谷南遊至斗六，再邀來地方官紳款待，師生聯吟，異地聚首，溫馨香甜。⁵¹

鹽谷溫此番前來臺北帝大講學，與校內師生實有最密切的互動，除了課堂上的講學，在 12 月 9 日晚間先由東洋學科為鹽谷舉辦一場歡迎會，地點在江山樓，與會者有今村、神田兩教授、後藤助教授、原田季清講師為首，學士學生合計十人。江山樓本是當時大稻埕最有名的高樓飯店，1921 年開業，為紅磚造四層樓連棟街屋，以「台灣第一之支那料理」做廣告，1923 年亦曾承辦皇太子御宴，是當時政商名流、文人雅士宴客聚會的重要場所，俗諺稱「登江山樓，吃臺灣菜，聽藝旦唱曲」，頗能生動傳達此樓風情。⁵²12 月 6 日根來已招待鹽谷前往江山樓用膳，此日鹽谷則與帝大師生圍著圓桌暢飲，餘興節目更分配鹽谷所著《周覽詩鈔》（神戶：菁莪書院，1933 年）段落，乘醉吟讀朗誦，鹽谷尤其讚賞吳守禮、黃得時兩位以本島口音吟詠，保留著平上去入四聲的音調。⁵³等到課程接近尾聲，12 月 19 日再由鹽谷溫招待帝大師生復往江山樓舉辦告別小宴，主客十一人對飲紅酒，並分配鹽谷詩作《學生必吟》（東京：弘道館，1933 年），眾生高歌吟誦，鹽谷揮筆作詩，依依不捨，展現難得的異地師生情誼。⁵⁴

⁵¹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 19 編第 5 號（昭和 12 年 4 月 27 日），頁 17。

⁵² 詳「大稻埕名酒樓之三：江山樓」，轉引自「莊永明書坊」，網址：http://jaungyoungming-club.blogspot.tw/2015/08/blog-post_31.html。上網日期：2017 年 10 月 15 日。

⁵³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 19 編第 3 號（昭和 12 年 2 月 27 日），頁 9。

⁵⁴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 19 編第 5 號（昭和 12 年 4 月 27 日），頁 1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12 月 17 日由南雅社與瀛社兩詩社在萬華車站前的三仙樓主辦的鹽谷氏歡迎會。南雅社是久保得二於 1930 年創立，社員主要以日本文人為主，僅有一位臺人社員魏清德（潤庵），「社無規約，同仁亦不多，每月一次相會，銀燭紅箋，高歌吟嘯，既極詩酒觴詠之歡，又兼朋友切磋之義」，但久保氏所期待的，更「在謳歌昭代治化，鼓吹天南奎運」，⁵⁵ 可見其同具文學／政治意圖。⁵⁶ 瀛社則是由謝汝銓（雪漁）與洪以南於 1909 年倡設，主要由臺北仕紳組成，為北臺第一大詩社，⁵⁷ 此時則由謝汝銓執牛耳，魏清德負責裁判，因魏氏此時又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專務發佈詩壇消息，故此會在該報有兩則詳細報導。⁵⁸ 三仙樓則是 1924 年開設的臺灣料理屋，艋舺一帶的大酒樓。⁵⁹ 當天除了為鹽谷氏開歡迎會，又「兼招待東京府阿部高等校長，今村臺大文政部長，及為南雅社員神田臺大教授洋行歸來，大浦視學官歸自南洋兩氏開洗塵會」，⁶⁰ 後來大浦因出差中不克前來。可知此會有多重目的，也招待了不少學界長官。當日主人方出席者有南雅社小松天籟等六人，瀛社謝雪漁等八人，及《臺灣日日新報》魏清德等二人，另有「臺拓副社長久宗董氏，及樹林黃得時氏，久宗氏與博士同其中學，黃氏臺大文政部學生聽博士所講義者」，⁶¹ 共計 22 人，可見席間有鹽谷的舊雨新知，臺日詩人共聚一堂，黃純

⁵⁵ 此為久保得二在《南雅集》卷二所寫的序文，詳南雅詩社同人編：《南雅集》（臺北：南雅詩社，1932 年）。

⁵⁶ 可參黃美娥：〈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頁 20-25。

⁵⁷ 詳黃美娥：謝汝銓簡介，收錄於「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網址：<http://xdcm.nmtl.gov.tw/twp/TWPAPP/ShowAuthorInfo.aspx?AID=1018>，上網日期：2019 年 12 月 25 日。

⁵⁸ 詳註 10。

⁵⁹ 「三仙樓，江乃三開設的臺灣料理屋，位在艋舺新富町一丁目，即今龍山寺前附近，1924 年即營運，但至 1925 年始正式開張，為當時艋舺一帶的大酒樓。」詳曾品滄訪談，李虹微紀錄：〈懷念我的大稻埕生活——洪陳勤女士訪談錄〉，《國史研究通訊》第 5 期（2013 年 12 月），頁 149，註 8。

⁶⁰ 詳〈鹽谷氏歡迎會〉報導，《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1 年 12 月 17 日（夕刊，四版）。標點符號已經筆者調整。

⁶¹ 詳〈鹽谷博士歡迎會——關於萬華三仙樓旗亭〉報導，《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1 年 12 月 19 日（日刊，12 版）。

青（黃得時的令尊）持來陳年密藏老酒，席上主賓敘禮後，即朗吟鹽谷所示詩章開場，詩云：

朝遊北海暮南溟，鵬翼橫飛不暫停。

四世文章期報國，白頭振鐸說麟經。

這是鹽谷溫從下關航向基隆港的高千穗丸上所寫下的七絕詩。詩中鹽谷以《莊子·逍遙遊》中鵬飛九萬里的大鵬鳥自況，可見其躊躇滿志，身負家傳使命，四世文章期能報國的拳拳忠心，對於自我也有深受「昭和王道」之深畜厚養而可致用⁶²之期待，盼能「白頭振鐸說麟經」。這裏所稱「麟經」，鹽谷自解「指的是春秋。余欲以春秋的大義名分來解說國體明徵。」⁶³可見鹽谷溫的來臺講學亦有其政治意圖，頗能與久保氏相呼應。宴席間，眾詩社成員分配鹽谷的《周覽詩鈔》，且仿鹽谷渡台詩作，依次和韻，共錄謝雪漁、魏清德等人詩作共六篇，詩中除沿用莊子大鵬鳥意象（如謝雪漁：「神鯨麟鬣奮滄溟，五大洋洲跋不停。」伊藤壺溪：「若大鵬兮起北溟，搏空掀浪幾時停。」），眾人對於鹽谷所宣揚的「昭和王道」、「忠君報國」思想亦頗多讚溢之詞（如黃純青：「為傳王道到南溟，木鐸栖栖振不停。際此斯文將喪日，忠君報國講麟經。」黃得時：「家學淵源世所崇，昭和王道說西東。蓬萊絳帳宏開日，函丈追隨賴振聾。」）最後鹽谷亦高吟席上率賦之作，詩稱：「滿堂和氣恰如春，青眼高歌酌酒頻。相識何分新與舊，送迎偏喜有汪倫。」整場聚會固然充滿了詩人雅

⁶² 釋德清在解說《莊子·逍遙遊》中「且夫水之積也不厚」一節時，提出「此一節總結上鵬鵬變化圖南之意，以暗喻大聖必深畜厚養而可致用也。意謂北海之水不厚，則不能養大鵬，及鵬化為鵬，雖欲遠舉，非大風培負鼓送，必不能遠至南冥，以喻非大道之淵深廣大，不能涵養大聖之胚胎。」陳鼓應註釋：《莊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8-9。

⁶³ 「國體明徵」（明確國體）事件是1935年由軍部與右翼諸團體所提出，反對1912年以來由美濃部達吉提出的「天皇機關說」。「國體明徵」提出以天皇為統治權主體的國體觀念。詳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524-529。

集的趣味與興致，但也蘊含著明確的政治意圖，一觴一詠，讓鹽谷「思慕起蘭亭的故事」，⁶⁴相信南雅社員也不免懷念起已故的天隨社長，眾人擁戴文壇新祭酒，共同濡沐在傳統漢詩之美，把酒戲謔，賓主盡歡，對於日、臺文人皆帶來心靈慰藉，無形中也泯除了民族異己之隔閡與嫌隙，當晚日、臺兩詩社合辦的歡迎詩會實為臺、日文人留下最美好的見證。

在參訪行程方面，鹽谷溫主要利用假日餘暇前往臺北近郊行旅。如來臺的第一個週日 12 月 6 日，便由今村學部長帶領鹽谷與恆藤博士（京都帝大教授，亦來臺北帝大講學）前往劍潭山上的臺灣神社（即今日圓山大飯店）參拜，此地供奉有守護國土經營、海外開拓的神明，以及 1895 年前來平定臺灣的北白川殿下，此地也是 1923 年裕仁皇太子臺灣行啟的第一站，鹽谷懷想「先人筆路藍縷、創業艱困」，同時「思慕起皇室的無限恩德」，因此「遊歷臺灣，首先豈能不前來此處致意！」故獻上大統歌給當年年過八旬，參與征臺的山口宮司。⁶⁵

12 月 20 日再由根來作東道，前往劍潭寺、芝山巖參拜、北投八勝園洗溫泉。芝山巖為 1895 年六位推行國語教育的日本教員遇害之處，後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親筆碑文，建碑與神社以資紀念。鹽谷稱芝山巖為「神聖的教育靈場」，要求在台從事本島教育的朋友們，請勿忘這般崇高嚴肅的「芝山巖精神」。同時，鹽谷也敬佩當年伊澤修二部長將學務部遷往芝山巖上的真知灼見，並對臺北帝大提出批評：

像今日的臺北大學矗立於開墾地上，一到酷夏就深受暑氣所苦，當真是愚蠢之至。為何不將學園遷往山靈水秀的芝山巖、又或是草山北投呢？如此一來，對教授研究及學生學習上所能提升的效能均是不可限量。廬山的白鹿洞、長沙的嶽麓書院，乃至英國的劍橋、牛津兩所大學，無不

⁶⁴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 19 編第 5 號（昭和 12 年 4 月 27 日），頁 12。

⁶⁵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 19 編第 3 號（昭和 12 年 2 月 27 日），頁 6。

是遠離繁華市塵，座落於一片靜肅幽邃的學院氣息間，這樣的莊嚴氛圍，對教育是相當重要的。⁶⁶

凡此種種，皆可領略鹽谷溫在這次講學行程中在臺北所值遇的人、事、物，除了帶有帝國／殖民視野，也有屬於身為優異漢學家所吸納及創造的臺、日文人間的各種連結。

三、講學內容：東洋文學課程——中國戲曲小說史

鹽谷溫的補講一學分課程始於1936年12月7日（一），至12月22日（二）止，實際授課十四天，鹽谷依據大學事務室分配的時間展開「中國戲曲小說史」的課程。第一週每日僅授課兩小時，第二週起再增加授課時數。「聽講者學生除了兩位專攻東洋文學的學生之外，還有國文、英文等學生約四、五人，其中一位學生是生於本島的法學士」，可見此專業課程的受眾有限，比起文化課程與演講動輒全校或全單位聽講的踴躍情形與效益顯然不同。此課程又安排「東洋學研究室助手吳守禮⁶⁷文學士作為班上的領導人」，使上課效率大為提升。⁶⁸

⁶⁶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19編第5號（昭和12年4月27日），頁14。

⁶⁷ 吳守禮為臺南人，臺北帝大東洋文學講座第三屆文學士，畢業於1933年3月，畢業論文為《詩經の文法的研究：主とて虚詞について》。畢業後因找不到教職，由神田教授留任，擔任文政學部副手。關於助手與副手之別，吳守禮曾為文說明：當時的助手制度有兩種，一種是助手，一種是副手，助手是有正式任官的，副手是沒有任官的助手，是職員以外的名額，專為大學畢業後繼續在校研究而制定的制度，俸給或不支薪或由各教室經常費中支給之，因此工作與經濟兩方面都極不穩定。詳吳守禮：〈我與臺灣語研究〉，收於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3年），頁15。1938年以後，吳守禮曾先後擔任日本京都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囑託、臺北帝大南方文化研究所囑託、臺北帝大講師，直到1945年國民政府徵收臺北帝大，吳守禮終於成為臺大中文系教授。

⁶⁸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19編第3號（昭和12年2月27日），頁7。

從表一的課程安排，我們可看到除有中國戲曲史與小說史的概述，從第二週起也另行安排元曲《梧桐雨》四折的詳細講讀，事實上東洋文學講座的課程，本就有「東洋文學普通講義」、「東洋文學特殊講義」、「東洋文學講讀與實習」三種科目，而久保得二當年開設的課程即是普通講義下的東洋文學史，以及講讀下的支那戲曲琵琶記、甌北詩話、詩品等內容。（附件一）對於鹽谷而言，中國戲曲本是他前往中國向葉德輝請益學習的本領，當他 1912 年返日，於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新學年開始的講壇上，也是先以「支那文學概論」、「支那戲曲講讀」登場，隔年再開設「支那文學史概說」。⁶⁹ 在諸多戲曲作品中，他也剛出版《元曲梧桐雨》（漢文講座第六卷）（東京：弘道館，1933 年）一書，對此作品必深有體會。雜劇課程結束後，他也盼望「能對學生日後生涯有所影響、讀曲時有所助益。」⁷⁰

此外，鹽谷溫也參與了「東洋文學會」的開幕式，並以「國文與漢學之交涉」為題，從比較文學的觀點，梳理中日學術之交流，內容「由假名的發明開始說起，探究唐詩與和歌、元曲與謠曲、支那小說與江戶文學之間所造成之影響，主要針對前述所提到的《三言》《兩奇》與岡白駒《小說精言》、《通俗醒世恆言》、《繪本油販》、《英草紙》之間的關係，試論小說史。」藉此也補足了小說史來不及談論三言兩奇的缺憾。會中他除了盛讚「臺北大學於戲曲類的藏書可說堪足傲視天下」，「翹首盼望後進之士能夠將曲學集大成。」同時也鼓勵「東洋文學會」能藉由一次次的會議，使研究成果益發地興旺。⁷¹ 透過《學內通報》等相關史料證明，鹽谷溫所示範的通俗文學研究確實已在臺北帝大的東洋文學講座得到迴響，在未來六年中至少有 13 次「東洋文學會」的舉辦，主要涉及了紀念王國維、敦煌學、民間文學、紅樓夢、遊仙窟、臺灣歌

⁶⁹ 藤井省三：〈鹽谷溫〉，頁 101。

⁷⁰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 19 編第 5 號（昭和 12 年 4 月 27 日），頁 14。

⁷¹ 同前註，頁 15-16。

謠等議題；原田季清講師也曾在「夏季講習會」中講述「支那戲曲小說講讀」（昭和 13 年 7 月 13-23 日）及「支那俗文學雜話」（昭和 15 年 7 月 15-24 日）等議題，在講學形式與內容上，更是傳承了鹽谷溫在東京帝大的講學。⁷²

而講座中最核心的中國戲曲史與小說史的概述，其實就是奠基於鹽谷溫於 1919 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此書是鹽谷溫在大正 6 年（1917）於東京文科大学六次的夏季公開講學內容，又經一年半的修訂增補而成。全書體例共分上篇：音韻、文體、詩式、樂府及填詞四章；以及下篇：戲曲、小說兩章，其中尤以戲曲、小說兩章補填了中國文學史論述的空白。⁷³ 此書一出版即受到廣泛歡迎，同年便有再版，至 1926 年已出至十版。我們只要略加比對這次臺北講學的內涵（詳附錄二），便會發現「中國戲曲小說史」課程其實更符合《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修訂版，即《支那文學概論》上篇（1946）與下篇（1947）的內容。在〈支那文學概論自序〉中，鹽谷溫提及：

我國前輩的支那文學研究向來以古典為主，且不脫離詩、文章之範疇，然而西洋支那學者卻採完全相反的方向；他們多由語學切入，且偏重通俗文學。先前為了於東京帝國大學開設支那文學講座，余受命前往德國、清朝兩地留學。先是在德國潛心學習西洋學者的文學研究方法，接著赴支那遊歷，由語學發展至小說，在葉德輝先生門下鑽研詞曲之學，得以探究其學問底蘊。歸國之後，余一方面以筭路藍縷之姿，於支那文學領域中拓展「元曲」這塊未墾之地，同時，支那文學概論課程亦首登大學講壇，近來經過了數次修正及增補，赴九州、京城、臺北、東京文理科大學等地開講，本書實為其原稿修飾整理後的成果。⁷⁴

⁷² 詳蔡祝青：〈帝國殖民與文學科的建立：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初探〉，《第一屆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台灣文學與亞太人文的相互參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頁 304-306。

⁷³ 鹽谷溫：〈原序〉，收於鹽谷溫著，孫俚工譯：《中國文學概論》，頁 1-2。

⁷⁴ 鹽谷溫著，李韻譯：〈支那文學概論自序〉，《支那文學概論》上篇（東京：弘道館，1946 年），頁 2。

在這則序言中提供了許多重要訊息。其一，鹽谷溫體認到早年日本漢學界與西洋漢學界對於中國文學研究採取完全相反的方向，一以古典為主，一則以語（言）學切入，偏重通俗文學。鹽谷為了在東京帝國大學開設支那文學講座，於是受命前往德國與中國兩地留學，先在德國潛心於學習西洋學者的研究方法，又至中國入葉德輝門下鑽研詞曲之學，期間亦曾與王國維會晤，日後透過參考所作《宋元戲曲史》而完成其《元曲之研究》，⁷⁵獲得博士學位，使著重戲曲小說的「支那文學概論」課程亦首登大學講壇（指1917年鹽谷於東京文科大學的夏季講學），當時雖有東大前輩學者星野恆（1839-1917）批評「不襲傳家之業，捨棄唐宋八大家，卻奔向金聖嘆，這算是怎麼回事？」⁷⁶語氣中多有鄙夷；鹽谷溫在長沙留學期間，也曾聽聞近代經學家王先謙（1842-1917，長沙人）勸勉「西廂琵琶之類不足讀；足下既到中國來留學，就該致力於經史。」⁷⁷但若就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科改制脈絡而言，東京帝大文科大學自明治37年（1904）起確立了哲學、史學、文學三學科分立的新學制，傳統的漢學科則分解為支那哲學和支那文學兩個專業，分別隸屬於哲學科和文學科，⁷⁸相較於

⁷⁵ 鹽谷健：〈鹽谷溫の生涯〉，頁66。

⁷⁶ 藤井省三：〈鹽谷溫〉，頁101。

⁷⁷ 鹽谷溫著，張我軍譯：〈由文學上所看的中日的關係〉，《文字同盟》第13號（1928年），頁19。

⁷⁸ 東京大學的學科改制過程如下：明治19年（1886）3月1日，根據〈帝國大學令〉，東京大學改制為帝國大學。東京大學文學部也改為帝國大學文科大學，下設哲學科、和文學科、博言學科、漢文學科。至明治22年（1889）6月，增設國史科，和文學科和漢文學科分別改稱國文學科和漢學科。至明治37年（1904）文科大學變成由哲學、史學、文學三個學科所構成的新體制，原漢學科則分解為支那哲學和支那文學兩個專業，分別隸屬哲學科和文學科，到大正8年（1919），又各自成為支那哲學科和支那文學科。昭和7年（1932）文學部進行改組，上述兩個學科合併為支那哲學支那文學科。詳（日）高津孝：〈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16期（2011年12月），頁91-93；黃得時：〈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之漢學研究——一百年來日本漢學研究之科學化〉，收錄於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10・論述卷四》（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年），頁517-518。

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相當於文學院）已於明治 39 年（1906）聘請狩野直喜（1866-1947）就任文學部教授，以清朝的考證學與西洋的支那學（Sinology）方法來研究中國學問，奠定了京都支那學的基礎，當時被推選擔當東京帝大支那文學研究的人材，並於明治 39 年起出國留學者，便是鹽谷溫。⁷⁹因此在新學制、新學科的期待下，學成返國後鹽谷溫於東京帝國大學首次登臺講演的「支那文學概論」課程，實具有以西方的科學方法為尚，從中國詩文古典轉向以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研究為主的現代化意義。在日後鹽谷溫的回憶裏便重申：「在還是漢學科的年代，普遍認為研讀唐宋八家文及唐詩選等等著作其實也就堪用了，但若要以支那文學講座的身份對抗英文學、德文學的話，我們勢必得拿出比莎士比亞、歌德、席勒還優秀的作品，因此陳舊的漢文學已不可行，這也是我將漢文、唐詩、宋詞、元曲乃至明清小說皆涵括在內，概論支那文學的原因。」⁸⁰

其次，鹽谷溫也在新版的〈支那文學概論自序〉中提及，在明治以前日本受到漢文化與文學的影響，但明治以後出現文化交流之逆轉，日本從歐美攝取而成的新文化反向清國輸入，遂使中華民國革命的到來，又有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運動，更受到日本言文一致之刺激，可知中日兩國文學研究者深刻的文化交流。等到《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出版多年之後，來回幾次修訂增補，並曾遠赴九州帝國大學、（韓國）京城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東京文理科大學等地講述，此書新版實是講學原稿修飾整理而成。⁸¹由此我們可掌握鹽谷溫自述海內外講學與《支那文學概論》出版的密切關係。

我們若略加考察鹽谷溫於九州帝大、京城帝大與臺北帝大的講學（詳附錄三），尤其可清楚看出其發展。在昭和 4 年（1929）2 月與 6 月間，因為時間相近，鹽谷溫對於能夠前往九州帝大、京城帝大面對支那文學科學生講授「支

⁷⁹ 藤井省三：〈鹽谷溫〉，頁 97-98。

⁸⁰ 藤井省三轉引鹽谷溫《天馬行空》文字，同前註，頁 101-102。

⁸¹ 鹽谷溫著，李韻譯：〈支那文學概論自序〉，《支那文學概論》上篇，頁 2-3。

那文學概論」，實有一番感慨，他想起大正元年（1912）9月返國登台的第一次講學，仍受到當時文科學長上田萬年（1867-1937）質問：「支那文學概論是什麼樣的課程？」鹽谷溫則回以「此課程可作為支那文學史的序論，相對於文學史的立體性質，此課程乃是以平面的角度來研究支那文學。」當初不被看好的課程，而今已成為鹽谷溫海內外講學的重頭戲，可知此十餘年間支那文學科知識體系的典範轉移。相較於其他日本學者的《支那文學概論》主要針對文學的內容講授，受到西洋支那學影響的鹽谷溫則更重視形式，針對文學的種類展開講述：以序論方式說明語言文字的概況，並分為語言論、文字論、文體論、辭賦論、詩體論、填詞論、戲曲論、小說論八個章節。⁸²然而就在京城講學過程中，藉由參與「京城支那學會」的活動，他已提出「支那文學研究的新方面」，不僅敘述近期戲曲小說研究的趨勢，介紹他與學生發現的「全相平話三國志」、「雜劇西遊記」、「橘浦記」，接著略述「三言」「兩奇」的影響；尤其點出日本對西歐資源的學習已行至山窮水盡處，值此之際，這些支那短篇小說應當能夠讓日本文壇別開生面。「三言」「兩奇」所藏珍寶合計更有兩百種，為諸位新進學徒指引了通往新研究的明路。⁸³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省覺，使得鹽谷溫稍後（昭和4年9月）在神宮皇學館的講學已開始講授「支那戲曲」，到了昭和11年12月來到臺北帝國大學，則直接以「中國戲曲小說史」為題，不再講授重視形式的「支那文學概論」了。

⁸² 鹽谷節山：〈京城遊記〉，《斯文》第11編第8號（昭和4年8月1日），頁51-52。

⁸³ 同前註，頁56。

四、鹽谷溫文學史論述的建構與增衍

《支那文學概論講話》（1919）（以下稱《講話》）一書不僅是鹽谷溫於東京帝國大學初次登臺的講演紀錄，也是從筆記進一步修潤而成的中國文學史概論入門⁸⁴書，同時是他建構中國文學史論述的重要代表作。日後隨著中日學者（包括他個人）在中國文學史領域的新發現與研究成果，加上他持續累積海內外登臺講演文學史的經驗，終於有修訂版《支那文學概論》（上篇；下篇）（1946；1947），以及更換下篇題名，獨立發行的《中國小説の研究》（東京：弘道館，1949年）出版。以下便透過這幾部書的發展流變，簡述鹽谷溫關於文學史論述的建構與增衍，並體現近三十年來中日臺學者在戲曲、小說研究的交流互動。

（一）創構中國文學概論體例，傳承國民文學史觀

《講話》一書最引人注目者，一在其書寫體例，二在其對於戲曲小說史的建構。在書寫體例上，其高足內田泉之助在〈關於節山先生的文學史研究〉曾作如是分析：

他關於文學史的研究，本來很多，可是關於文學史的專門著作卻沒有。

《中國文學概論講話》，略像這方面的著書。……本書上篇分音韻、文體、詩式、樂府及填詞等，就各種形式橫分，說明其性質種類，像是文學概論。以下分論戲曲小說，多述沿革變遷，屬於文學史體裁。書名概論，實在介於文學史和概論之間。這書出版，是當時漢學界劃時期的名著。凡是研究這種學問的，沒有不受他的恩惠的。⁸⁵

⁸⁴ 據《日中辭典》解釋，日文中的「講話」意指講演、報告。用於正式場合指講演，用於書名則有「入門」之意。小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共同編輯：《日中辭典》第2版（東京：小學館，2002年），頁631。

⁸⁵ 這段文字為梁容若摘譯內田泉之助之文，詳梁容若：〈鹽谷溫教授的生平和回憶〉，收於《傳記文學》第3卷第3期（1963年9月），頁32。

這本「介於文學史和概論之間」的著述正是鹽谷溫留學德國與中國後，從德國漢學家⁸⁶身上所習得「多由語言學切入，且偏重通俗文學」的文學史論述方法。從語言學切入的角度，落實在《講話》中，上篇先從「音韻」開始，繼而展開由「文體」（主要舉辭賦、駢體文）而「詩式」而「樂府及填詞」的韻文學分類，至下篇繼續推衍至「戲曲」，最後則以「小說」做結。此中，除了「小說」不是韻文學，其餘章節基本上都在中國語言的聲音脈絡中以不同「形式」分列，這就是他在縱向講述文學的發達變遷的「中國文學史」之外，開啟了橫向說明文學的性質種類的「中國文學概論」先例，使得文學研究可更加純粹地放在語言層次上進行探討。⁸⁷這樣的視野尤其突破明治以來（從藤田豐八到久保得二）慣以泰納的「種族、環境、時代」學說為立論基礎的《支那文學史》，⁸⁸另闢新的研究向度。

⁸⁶ 主要是喀伯倫斯（鹽谷溫譯作伽伯林）（Von Georg von der Gabelentz）的《中國語法》（鹽谷溫譯作《漢文經緯》）（*Chinesische Grammatik*, 1881）與葛魯貝（Wilhelm Grube）的《中國文學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e*, 1902）。小野忍在〈鹽谷學問的西洋方法〉中提到：「起頭一節，我看像是參考葛魯貝的《中國文學史》。葛魯貝的書第一章序論，從文學與語言文字之關係起，終於第十一章戲曲與小說結語，開頭講語言與文字，要算著者的新見識，比這書早一年出版的翟理斯（A. H. Giles）的中國文學史，沒有涉及這問題。」詳梁容若：〈鹽谷溫教授的生平和回憶〉，頁33。

⁸⁷ 鹽谷溫：〈原序〉，收於鹽谷溫著，孫俚工譯：《中國文學概論》，頁1-2。鹽谷溫在京城帝國大學講述「支那文學概論」時，也曾以比較的方式說明：星江博士所著的《支那文學概論》主要以文學的內容來進行論述，但余是以形式為主，就文學的種類來進行講述。鹽谷節山：〈京城遊記〉，《斯文》第11篇第8號（昭和4年8月1日），頁52。

⁸⁸ 以笹川種郎的《支那文學史》為例，其總說的內容為：支那の文明/支那の人種/南北兩人種の差異/拜自然の習俗/家長制度の發達/生存競爭の激烈/自尊自大の風/支那文學の特質/支那の文字/時代の區分，這是受到「種族、環境、時代」理論影響下的文學詮釋，雖號稱是實證法，卻難免流於機械化的解釋。詳蔡祝青：〈西來視域與「國民文學」史觀的建立：以明治漢學家所著《支那文學史》相關論著為中心〉，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第十五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年1月12-13日。

事實上，鹽谷在〈原序〉中，有感於業師森槐南既歿、葉德輝避亂鄉園，而有「從誰去質疑請教？」之嘆，因此對自己的期許是：「他年積鑽研之功，升戲曲小說之堂，兼入詩賦文章之室，博通其精，深究其奧，完成中國文學概論，然後更進而編纂中國文學史，是余平生之願也。」⁸⁹可見他對治學次第，是期待深入戲曲小說堂奧，更兼入得詩賦文章之室，雅俗文學不偏廢；並且先治「文學概論」，進則編纂「中國文學史」，實有由淺入深之期待。

另在戲曲小說史的建構上，除了掌握德國漢學家看重通俗文學，事實上，在明治漢學家的文學史論述中也已累積了一定的基礎：藤田豐八關注東漢文學有小說之萌芽，宋末至元代有俗文學之興；笹川種郎的處女作《支那小說戲曲小史》（東京：東華堂，1897年）尤其是第一部以支那小說戲曲進行探討的專著，主要聚焦於元明清三代的小說、戲曲發展；⁹⁰久保得二也指出長久以來小說、戲曲皆受到極度的輕蔑，其價值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願在前輩先賢的基礎上，致力於闡幽顯微之志；⁹¹在鹽谷溫的《講話》序言中則言及，「至元明以降，再有戲曲小說之勃興，使得國民文學中不朽之傑作迭出，尤其漢文、唐詩、宋詞、元曲應已達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⁹²在鹽谷溫的論述裏，不僅使戲曲、小說進入了國民文學的視野，其地位也提升至可與詩文詞曲並列的位置，鹽谷之說除了傳承明治漢學家們慢慢重視俗文學的眼光，此書尤其強調「主要以戲曲小說的發展敘述為主，我希望藉此來彌補支那文學界的次文類」。實際上，明治日本漢學家對於小說史的探索，基本上不出四大奇書與《紅樓夢》的範疇，⁹³必須等到鹽谷溫所著《講話》出版，才對中國小說史的源流發展有

⁸⁹ 鹽谷溫：〈原序〉，收於鹽谷溫著，孫俚工譯：《中國文學概論》，頁2。

⁹⁰ 詳蔡祝青：〈西來視域與「國民文學」史觀的建立：以明治漢學家所著《支那文學史》相關論著為中心〉。

⁹¹ 「例言十則」之五，收於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東京：人文社，1903年），頁3。

⁹² 鹽谷溫：〈原序〉，收於鹽谷溫著，孫俚工譯：《中國文學概論》，頁1。

⁹³ 川合康三編：〈資料篇 日本で刊行された中国文學史 — 明治から平成まで〉，收於氏編：《中國の文學史觀》（東京：創文社，2002年），頁17-104。

相對完整的描繪，在日後的修訂版《支那文學概論》中，重要的增衍也是在通俗小說方面。

此外，鹽谷溫在《講話》第六章第四節的「諢詞小說」也提出了「國民文學」的探討：

小說起於漢代，從六朝經唐漸漸發達，但還不過是詞人文士底餘業，其文體是穠豔綺縟的文言。真正有國民文學底意味的小說是創始於宋代，這就叫做諢詞小說。諢為戲言、笑語、滑稽談底意味。所謂諢詞小說是以俗語體很有趣地寫成的小說，恰如日本底講談、落語之類。在《輟耕錄》上說的「宋有戲曲唱，諢詞說」即是說戲曲與小說在宋代已經有了的意思。這「諢詞說」即是諢詞小說。⁹⁴

在這段敘事裏，鹽谷氏將中國小說依時間、撰寫者、語言與文體等方面進行比較，認為小說體起於漢代，經六朝至唐而逐漸發達，而這樣的文體還是一種詞人文士的餘業；真正具有國民文學之意味的小說，則創於宋代，稱「諢詞小說」，諢詞小說是以「俗語體」寫成很有趣的小說，恰如日本的講談、落語之類。⁹⁵在此，鹽谷溫不僅將「詞人文士的餘業」與「國民文學」進行對比，在文體上也標舉出「穠豔綺縟的文言」與「俗語體」的差異。在後文的條陳中，鹽谷溫進一步說明「仁宗之時宋興方百年，太平日久，一代文化底醞釀，許多的平民文學遂因而勃興了。」⁹⁶所舉之例則為古本《水滸傳》、淘真（即杭州瞽女唱古今小說評話）、或在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列舉徽宗時代都下藝人的各種表演模式（有講史、小說、說評話、說三分、五代史等分科），可知鹽谷溫所謂「真正具有國民文學之意味的小說」，所指範疇乃是由都下藝人、杭州瞽女之流所創造演繹、流行於民間的平民文學。可見鹽谷溫已跳脫明治漢學家們在「種族、環境、時代」視野下深具地域特徵的國民文學論點（如南北

⁹⁴ 鹽谷溫著，孫俚工譯：《中國文學概論》，頁 403。

⁹⁵ 講談類似於評話、評書；落語則是單口相聲。

⁹⁶ 鹽谷溫著，孫俚工譯：《中國文學概論》，頁 404。

分宗），轉而將「國民文學」規範為創造、流行於民間的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

鹽谷溫再論俗文學界出了如金聖歎、李笠翁等大批評家，金聖歎「評撰第五才子書、第六才子書，為戲曲小說吐萬丈的氣焰。」⁹⁷又有李笠翁所做《閒情偶記》，「他以為帝王之國事，以填詞而得名，大大地堆重元曲，至以之與漢史、唐詩、宋文相配。」文後並對中國戲曲、小說標舉出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在戲曲方面有洪昉思底《長生殿》，與孔云亭底《桃花扇》，是可與《西廂》、《琵琶》並稱的。小說有《紅樓夢》堪與《水滸》、《西遊》相當。實際《西遊記》底幽玄奇怪，《水滸傳》底豪宕博大，《紅樓夢》底華麗豐贍，可以之配列天、地、人三才，不獨在中國小說界鼎力爭霸，即推出於世界底文壇也無遜色。⁹⁸

由此可見，鹽谷溫在明治漢學者笹川種郎的立論基礎上，再將中國小說、戲曲史的內涵與時代再做進一步的擴充，稱「真正具有國民文學之意味的小說」為宋代以來的「譚詞小說」。並發揚笹川所言「中朝文學之特色，又即在此（戲曲、小說）」，不僅列舉出足以配列天、地、人三才的三部小說，並評斷即使推出於世界文壇亦毫不遜色。

（二）《支那文學概論》對 《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修訂與增補

《講話》自出版後就極獲好評，多年來鹽谷溫都想要再修訂出版，但過程顯然一波三折。據內田泉之助言，先遇地震，再遇世界大戰，好不容易校對完成，鹽谷溫與內田的住宅及弘道館又因空襲而化為灰燼。直到 1942 年的夏天，才著手修訂，由內田負責整理原稿。鹽谷溫「不以部分修正為滿足，幾乎全盤

⁹⁷ 同前註，頁 462。

⁹⁸ 同前註，頁 463。

修改，特別是對於戲曲小說章，補以多年鑽研的結果全部另寫。」⁹⁹

鹽谷溫在新版《支那文學概論》所做的修訂與增補，已有內田做出仔細的比對與考證，¹⁰⁰ 學者陳勝長也曾為文仔細梳理 August Conrady、鹽谷溫與魯迅之間彼此研究成果來回影響，¹⁰¹ 並互相修訂的關係。這種循環往復，追求學術史真相的態度，早已不是當年陳源指稱魯迅剽竊鹽谷溫的粗率指控所能涵蓋。內田所做歸納如下：

戲曲小說兩章，幾乎全部改定項目，隨處補訂內容。補的是他十多年研究的成果，特別是宋代雜劇，金院本及南曲發展，體裁項最顯著。……唐代小說改據太平廣記底本，作品的採擇，也有改訂，例如神怪類的古鏡記、補江總白猿傳是。新加燉煌發現的俗文學一節，改舊版譚詞小說之名為通俗小說。第一項起源與發達，全部改寫，特別補入內閣文庫新發現之清平山堂話本，中國馬廉所發現之雨窓欹枕集，還加入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第二項立全相平話之目，新加敘述，這是他在內閣文庫發現的元刊本，在通俗小說史上是重要文獻。其次補述三言兩拍，今古奇觀。這因為大正末年，稀覯的版本，陸續發見，把這種研究成果發表在學術界，收入書裏。¹⁰²

此中唐代小說從原據《唐人說薈》到改據《太平廣記》為底本，並調整舉例作品，便是受到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影響；¹⁰³ 而新增敦煌所發現俗文學一節，則參考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年）的第三十三章「變文的

⁹⁹ 梁容若摘譯內田泉之助〈關於節山先生的文學史研究〉一文，梁容若：〈鹽谷溫教授的生平和回憶〉，頁32。

¹⁰⁰ 同前註。

¹⁰¹ 詳註9之說明。陳勝長：〈August Conrady・鹽谷溫・魯迅：論環繞「中國小說史略」的一些問題〉，頁343-361。

¹⁰² 梁容若摘譯內田泉之助〈關於節山先生的文學史研究〉一文，詳梁容若：〈鹽谷溫教授的生平和回憶〉，頁32。

¹⁰³ 陳勝長：〈August Conrady・鹽谷溫・魯迅：論環繞「中國小說史略」的一些問題〉，頁356。

出現」，¹⁰⁴ 藉由敦煌考古文物的發現，進一步將俗文學的內含擴充到俚曲、小說、俗文、變文等類別，「變文」的發現尤其為韻散合組的新文體提供了最早的表現形式，實為文學史上的大發現。另有新增材料的部分，則主要是鹽谷溫與學生在通俗小說上的新發現：如在日本內閣文庫藏的元刊《全相平話》五種、《古今小說》四十卷、《喻世明言》二十四卷、《二刻拍案驚奇》三十九卷、另有宮內省圖書寮藏的元人雜劇《西遊記》六本、又從《舶載書目》得知《警世通言》八本流傳日本等，使得在原本「諢詞小說」的名目下，修訂成第五節：通俗小說，並新增調整為第一項：通俗小說的起源與其發展；第二項：全相平話；第三項：四大奇書；第四項：三言兩奇、今古奇觀；第五項：紅樓夢。（詳附錄二）

我們若再次檢閱鹽谷溫 1936 年底的來臺講學，除了因時間倉促，將三言兩奇調整到「國文與漢文的交涉」的演講中表述，其餘講次的安排基本上已符合日後《支那文學概論》（1946-1947）的內涵。由此可見，鹽谷的海內外講學實伴隨著學界的研究斬獲而與時俱進，就在臺北帝大講學展現其集大成的面貌。

（三）《中國小說之研究》的獨立出版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中國小説の研究》（東京：弘道館，1949 年）的獨立出版。《講話》於 1919 年出版後，此書曾以四種中譯形式或僅有小說節譯本或全本流傳於中港臺，分別為：一、郭希汾（紹虞）編著：《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中國書局，1921 年），此書書名與日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書名相同，但其序言有清楚標注來歷乃「譯自日人鹽谷溫所著《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中之一節」；二、陳彬龢譯：《中國小說概論》（北京：樸社，1926 年）；三、君左譯：《中國小說概論》，刊載於 1927 年《小說月報》第 17 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此版本後又收錄於香港龍門書店編行的「中國文學研究叢編」

¹⁰⁴ 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上篇，頁 360-361 便是引用鄭振鐸對「變文」的解釋。可參見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年），頁 445-458。

第一輯（香港：龍門書店，1969年）；四、孫俚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上海：開明書店，1929年），此書終有全譯本出版，這是孫俚工在日本上智大學留學時日積月累翻譯而成，孫譯不僅忠於原著，譯本也曾面請鹽谷溫指正，又得內田泉之助的協助，其後又附上鹽谷溫新的研究成果〈論明之小說三言及其他〉、〈宋明通俗小說流傳表〉二文，使其更能完整反映鹽谷溫對於中國文學研究的成就。四十年後另有臺灣開明書店於1970年臺一版的發行，更名為《中國文學概論》（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0年）。可知鹽谷溫的這部代表論著，在1920年代曾在上海與北京以小說節譯本與全本的形式流傳，又在1960年代末以小說節本流傳於香港，1970年初以全本流傳於臺灣，其影響可謂大矣。

至於各譯本的優劣，我們可在牟利鋒¹⁰⁵的研究中，透過《講話》三種譯本（譯者分別為陳彬龢、君左、孫俚工）的文本比較，觀察到陳本「擇要譯之」，尤其忽略戲曲小說之內涵；君左本雖然忠於原著，但只節譯小說，又在《小說月報》連載，恐怕流傳不廣云云。事實上鹽谷溫本人正是受到中國諸多節譯本的啟發，後來也將新版的《支那文學概論》（下冊）改題為《中國小說の研究》另出單行本。在此書〈前言〉中，鹽谷表示「該書當時在學界博得了意外佳評，特別是其中的『小說篇』，承蒙陳彬龢氏翻譯引薦，讓此篇得以單行本形式搶先於中國學界出版。」後續另有君左與孫俚工譯作，「將余的研究移植至鄰邦學界，真是夙願以償、深感欣快。」之後，「魯迅氏名著《中國小說史略》出版，聽聞本書提供了些許參考之處，能得知己，余不禁暗自竊喜。」「某個傍晚曾在上海同魯迅氏見面，主要是針對本書清談片刻，互相交換意見」，¹⁰⁶可見此書之出版與翻譯已聯繫起中日學者對於中國文學史共同的關切，其中「小說史」顯然又得到更多青睞與交流互動。

¹⁰⁵ 牟利鋒：〈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在中國的傳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11期，頁166-167。

¹⁰⁶ 鹽谷溫著，李韻譯：〈前言〉，《中國小說の研究》（東京：弘道館，1949年），頁1。

五、結 論

綜上所言，1936 年鹽谷溫來臺講學實包含有兩種面向：一是作為儒教的權威主義者，前往國土邊境講授日本文化課程；二是作為東京帝國大學講座教授，接受臺北帝國大學委託，在東洋文學講座補講一學分的東洋文學課程。正如藤井省三對於鹽谷溫的正反兩面評價：「身為支那文學研究先驅，鹽谷發掘了通俗文學並將之定位為國民文學。然而到了晚年卻主張復古，『緊扣著天皇制國家權力，並於精神上支撐之』的漢學，甚至孜孜不倦地振臂宣揚日本軍國主義，扼殺新生的共和國中華民國。儘管如此，令人頗感興趣的是鹽谷對中國文化的敬愛之情依然不變。」¹⁰⁷ 1936 年鹽谷溫的漢學家身份正表現出這樣的矛盾姿態而不自知。

本文在前行研究的基礎上，主要著力於文學史的講學及出版脈絡，嘗試論證鹽谷溫的臺北講學實是他晚年海內外講學的一個重要環節，除了主事者安排由鹽谷溫來臺補課，以彌補久保得二驟逝之缺憾，自有其適切的眼光。藉由各種參訪與交流行程，也顯現出鹽谷溫與在臺的日臺文士、舊雨新知，皆有密切而良好的互動；而「中國戲曲小說史」課程的安排，實可聯繫起鹽谷溫自 1917 年留學返國，於東京帝國大學第一次登臺演述「支那文學概論」，事後並集結修訂為《支那文學概論講話》（1919 年），這種講學與出版的互動模式，以語言學進入，著重通俗文學的研究角度，正是鹽谷溫奠定現代中國文學教育與研究的重要基點；¹⁰⁸ 也是他日後展開教學研究，與海內外漢學研究者的學術交流互動，共同推進中國戲曲小說史發展，不斷擴大迴圈並回歸、再出發的模式。在歷經九州帝大、京城帝大、臺北帝大與東京文理科學大學等地講學之後，更促成他於 1946-1947 年重新出版《支那文學概論》、1949 年再將此書下冊改題

¹⁰⁷ 藤井省三：〈鹽谷溫〉，頁 103。

¹⁰⁸ 內田泉之助曾提及「他的研究範圍，涉及多方面，要點大都收到本書裏，反過來說，也以這書為根底展開研究。……所以這書實在是他可紀念的代表作。」梁容若摘譯內田泉之助〈關於節山先生的文學史研究〉，梁容若：〈鹽谷溫教授的生平和回憶〉，頁 32。

單獨出版《中國小説の研究》，內容不僅參照魯迅、鄭振鐸、馬廉等人之研究，添增燉煌發現的俗文學；也將原「諷詞小説」改名為「通俗小説」，內容並新增鹽谷師生發掘的全相平話、三言兩奇、今古奇觀等珍貴材料，使中國戲曲小説史的內涵更趨完備，鹽谷溫在他長年勤勉的教研實踐中，顯然已達成了先治「文學概論」，進而編纂「中國文學史」的目標，為中國文學研究留下厚實可觀的基礎。

再經比對，鹽谷溫來臺講學的綱要及內涵基本上已大致符合修訂版的《支那文學概論》章節，就此推索，不僅讓我們得以瞭解鹽谷溫臺北講學的實況，也可將臺北講學放在鹽谷溫的海內外教學研究與出版的學術脈絡中而確立其意義。

（責任校對：邱琬淳）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戰國·莊周著，陳鼓應註釋：《莊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

二、近人論著

小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共同編輯：《日中辭典》第2版，東京：小學館，2002年。

仝婉澄：〈久保天隨與中國戲曲研究〉，《文化遺產》2010年第4期。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牟利鋒：〈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在中國的傳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11期。

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二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吳守禮：〈我與臺灣語研究〉，收入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2003 年。

邱景墩：〈文政學部——哲學科簡介〉，《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 年 4 月）。

周延燕編：《臺灣大學久保文庫漢籍分類目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12 年。DOI:10.6327/NTUPRS-9789860338621

莊永明：「大稻埕名酒樓之三：江山樓」，轉引自「莊永明書坊」，網址：http://jaungyoungming-club.blogspot.tw/2015/08/blog-post_31.html。上網日期：2017 年 10 月 15 日。

* 梁容若：〈鹽谷溫教授的生平和回憶〉，《傳記文學》第 3 卷第 3 期（1963 年 9 月）。

陳平原：《小說史：理論與實踐》，臺北：淑馨出版社，1998 年。

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3 年。

* 陳勝長：〈August Conrady・鹽谷溫・魯迅：論環繞「中國小說史略」的一些問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17 卷（1986 年 1 月）。

* 陳瑋芬：〈大日本主義風潮下的日本漢學者——鹽谷溫晚年的儒學觀與其〈臺灣遊記〉〉，《第一屆臺灣儒學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南：臺南市文化中心，1997 年。

陳瑋芬：〈「道」、「王道」、「皇道」概念在近代日本的詮釋〉，收錄於高明士主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 年。

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 年。

* 黃美娥：〈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臺灣學研究》第 7 期（2009 年 6 月）。

黃美娥：謝汝銓簡介，收錄於「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網址：<http://xcm.nmtl.gov.tw/twp/TWPAPP/ShowAuthorInfo.aspx?AID=1018>，上網日期：2019 年 12 月 25 日。

- 黃得時：〈久保天隨博士小傳〉，《中國中世文學研究》第2號（1962年12月），廣島：中國中世文學研究會。
- 黃得時：〈《清代文學評論史》序文〉，收錄於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1・創作卷一》，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年。
- 黃得時：〈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之漢學研究——一百年來日本漢學研究之科學化〉，收錄於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10・論述卷四》，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年。
- 黃得時：〈百年來日人研究漢學名著提要彙編〉，收錄於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11・論述卷五》，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年。
- 陸 胤：〈明治日本的漢學論與近代「中國文學」學科之發端〉，《中華文史論叢》總第102期（2011年2月）。
- 張寶三撰述：〈久保得二先生傳〉，收錄於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0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2002年。
- 曾品滄訪談，李虹微紀錄：〈懷念我的大稻埕生活——洪陳勤女士訪談錄〉，《國史研究通訊》第5期（2013年12月）。
- 臺北帝國大學編著：《學內通報》，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昭和4-19年。
- 臺灣日日新報社編：《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明治31年-昭和19年。
-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
- 蔡祝青：〈西來視域與「國民文學」史觀的建立：以明治漢學家所著《支那文學史》相關論著為中心〉，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第十五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年1月12-13日。
- 蔡祝青：〈帝國殖民與文學科的建立：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初探〉，《第一屆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台灣文學與亞太人文的相互參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 蔡祝青：〈帝國視野下的壯遊：鹽谷溫〈臺灣遊記〉中的風土人文與（反）殖民意識〉，《早稻田大学総合人文科学研究センター研究誌》（WASEDA RILAS JOURNAL）NO. 6（2018 年 10 月）。
- 鮑國華：〈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與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對於「抄襲」說的學術史考辨〉，《魯迅研究月刊》2008 卷 5 期（2008 年 5 月）。
- （日）川合康三編：〈資料篇 日本で刊行された中国文學史 — 明治から平成まで〉，《中國の文學史觀》，東京：創文社，2002 年。
- （日）久保得二：《支那文學史》，東京：人文社，1903 年。
- （日）久保得二：《支那文學史》，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04 年。
- （日）久保得二：《茶前酒後》，東京：秋碧吟廬排印本，1929 年。
- （日）久保天隨：《閩中游草》，出版地不詳：作者自印本，1931 年。
- （日）久保天隨：《澎湖游草》，出版地不詳：作者自印本，1933 年。
- （日）久保得二：《琉球游草》，東京：作者自印本，1933 年。
- （日）久保得二：〈翦燈新話と東洋近代文學に及ぼせる影響〉，《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科研究年報》第 1 輯（1934 年 5 月）。
- （日）久保天隨：《秋碧吟廬詩鈔》，東京：久保舜一，1938 年。
- （日）久保舜一：〈久保天隨〉，收錄於（日）久松潛一編：《鹽井雨江 武島羽一 大町桂月 久保天隨 笹川臨風 樋口龍峽集》，《明治文學全集》41，東京：筑摩書房，1977 年。
- *（日）内田泉之助：〈斯文會と節山先生〉，《斯文》通號 36（1963 年 7 月）。
- （日）宇野哲人等：〈故鹽谷節山先生を偲ぶ〉，《東京支那學報》第 9 號（1963 年 6 月）。
- （日）芳村弘道：〈久保天隨とその著書『支那文學史』〉，收錄於（日）川合康三編：《中國の文學史觀》，東京：創文社，2002 年。
- （日）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一，東京：東京大學，1986 年。

- (日)東京帝國大學編：《東京帝國大學學術大觀》，東京：東京帝國大學，1942年。
- (日)東洋文庫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編：《明治以降日本人の中國旅行記》（解題），東京：東洋文庫，1980年。
- (日)南雅詩社同人編：《南雅集》，臺北：南雅詩社，1932年。
- (日)高津孝：〈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16期（2011年12月）。
- (日)笹川種郎：《支那小說戲曲小史》，東京：東華堂，1897年。
- (日)斯文會：《斯文》，東京：斯文會，大正8年—迄今。
- * (日)藤井省三：〈鹽谷溫〉，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第2集，東京：大修館書店，1994年。
- (日)鹽谷先生記念會編：《鹽谷先生記念會誌》，東京：鹽谷先生記念會，1939年。
- (日)鹽谷健：〈鹽谷溫の生涯〉，《斯文》通號122（2013年3月）。
- * (日)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19年。
- (日)鹽谷溫：〈昭和王道與世界和平〉，《斯文》第16編第1號（昭和1年5月1日）。
- (日)鹽谷溫：〈明の小説《三言》に就て〉，《斯文》第8編第5號（昭和1年5月1日）；第8編第6號（昭和1年6月1日）；第8編第7號（昭和1年7月1日）。
- (日)鹽谷溫著：陳彬龢譯：《中國小說概論》，北京：樸社，1926年。
- (日)鹽谷溫：〈明代の通俗短篇小説〉，《改造》第8編第8號（1926年）。
- (日)鹽谷溫著，君左譯：《中國小說概論》，《小說月報》第17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1927年6月）。
- (日)鹽谷溫：〈全相平話三國志に就いて〉，《狩野教授還曆記念支那學論叢》，京都：弘文堂書房，1928年。

- (日)鹽谷溫著，張我軍譯：〈由文學上所看的中日的關係〉，《文字同盟》第13號(1928年)。
- (日)鹽谷節山：〈京城遊記〉，《斯文》第11篇第8號(昭和4年8月1日)。
- (日)鹽谷溫：《周覽詩鈔》，神戶：菁莪書院，1933年。
- (日)鹽谷溫：《學生必吟》，東京：弘道館，1933年。
- (日)鹽谷溫：《元曲梧桐雨》(漢文講座第六卷)，東京：弘道館，1933年。
- * (日)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19編第2號(昭和12年1月27日)；第19編第3號(昭和12年2月27日)；第19編第5號(昭和12年4月27日)；第19編第6號(昭和12年5月27日)。
- (日)鹽谷節山：〈臺灣遊草〉，《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2年1月27日(日刊，8版)；昭和12年1月26日(日刊，12版)；昭和12年2月19日(日刊，8版)；昭和12年2月20日(日刊，8版)。
- (日)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上篇，東京：弘道館，1946年。
- (日)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下篇，東京：弘道館，1947年。
- * (日)鹽谷溫：《中国小説の研究》，東京：弘道館，1949年。
- (日)鹽谷溫：《天馬行空》，東京：日本加除出版，1956年。
- (日)鹽谷溫等著，汪馥泉譯：《中國文學研究譯叢》，上海：北新書局，1930年。
- (日)鹽谷溫著，君左譯：《中國小説概論》，香港，龍門書店，1969年。
- (日)鹽谷溫著，孫俚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0年。
- 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網址：<https://www.jacar.go.jp/glossary/term1/0090-0010-0080-0020-0140.html>，上網日期：2019年12月15日。
-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Sh.-Ch. (1986). August Conrady, Yangu Wen, Lu Xun: Lun huanrao *Zhongguo xiaoshuo shi lue* de yixie wenti [August Conrady, Yangu Wen, Lu Xun: On some questions about *Zhongguo xiaoshuo shi lue*]. *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7, 343-361.
- Chen, W.-F. (1997). Dariben zhuyi fongchao xia de Riben hanxue zhe—Yangu Wen wannian de ruxueguan yu qi Taiwan youji [Japanese Han Scholar under the great Japaneseism trend—Shionoya On's Confucianism in his later year and his "Taiwan Travelogue"]. In *Collection of Paper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nfucian Studies in Taiwan* (pp.137-166). Tainan: Tainan Cultural Center.
- Huang, M.-E (2009). Giubao Tiansui yu Taiwan hanshi tan [Kubo Tenzui and the Han-wen poetry in Taiwan]. *Research in Taiwan Studies*, 7, 1-28.
- Fujii, S. (1994). Shionoya On. In Egami Namio (Ed.), *Touyougaku no keifu* [The genealogy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2 (pp. 94-103). Tokyo: Daishukan Bookstore.
- Liang, R.-R. (1963). Yangu Wen jiaoshou de shengping han huiyi [Prof. Shionoya On's life and memory].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3(3), 31-34.
- Mou, L.-F. (2011). Yangu Wen *Zhina wenxue gailun jianghua* zai Zhongguo de chuanbo [The spread of Shionoya On'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in China*].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11, 166-171.
- Shionoya, O. (1919). *Shina bungaku gairon kouwa*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Tokyo: Great Japan Eloquent Society.
- Shionoya, O. (1949). *Tyuugoku shousetsu no kenkyuu* [Research on Chinese novels]. Tokyo: Kodokan.
- Shionoya, S. (1937). Taiwan yuuki [Taiwan travelogue]. *Shibun*. 19 (2), 1-6; 19(3), 7-12; 19(5), 13-20; 19(6), 21-31.
- Uchida, S. (1963). Shibun gai to Setsuzan sensei [Shibun society and Mr. Setsuzan]. *Shibun*, 36, 100-104.

附錄一 東洋文學專攻者必修科目與講義題目

說明：

1. 資料來源：（1）臺北帝國大學編：《學內通報》，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昭和 4-19 年。（按：臺大圖書館館藏不齊，僅能就以下號數查閱：32(1931)-53,55-61, 63-71(1932),72-95 (1933),96(1934)-328,330-332(1944)）；（2）臺北帝大短歌會編：《臺大文學》，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昭和 11-19 年。（自昭和 12 年起，出版者改為臺大文學會）
2. 本表為正文提供佐證材料，為減省篇幅，僅羅列 1933-1938 年度資料。黑體為筆者所加。
>

年 度	科 目	講 義 題 目	用 書	教 官	每週 時數	單位	學修 學年
昭和八年 1933	東洋文學普通講義	東洋文學史		久保得二（教授）	二	一	
	東洋文學特殊講義	清朝ニ於ケル古典研究ノ發達		神田喜一郎（助教授）	二	一	
	東洋文學講讀及演習	支那戲曲「琵琶記」		久保得二（教授）	二	一	
	東洋文學講讀	藝舟雙楫、昭昧詹言		神田喜一郎（助教授）	二	一	
昭和九年 1934	文學概論	文學論		島田謹二（講師）	二	一	一、二
	言語學概論	言語學概論		小川尚義（教授）	二	一	一、二
	東洋文學普通講義	東洋文學史		久保得二（教授）	二	一	
	東洋文學講讀及演習	甌北詩話、詩品		久保得二（教授）	二	一	
	東洋文學講讀（一）	古詩源		神田喜一郎（助教授）	二	一	
	東洋文學講讀（二）	六朝麗指		神田喜一郎（助教授）	二	一	
昭和十年 1935	言語學	言語學概論		小川尚義（教授）	二	一	一
	東洋文學普通講義	東洋文學史		原田季清（講師）	二	一	一、二
	東洋文學講義		沈德潛編《唐詩別裁集》	原田季清（講師）	二	一	一、二
昭和十一年 1936	文學概論	文學研究法		島田謹二（講師）	二	一	一、二
	言語學概論	未定			二	一	
	東洋文學普通講義	東洋文學史		原田季清（講師）	二	一	
	東洋文學講讀	唐詩別裁集		原田季清（講師）	二	一	一
昭和十二年 1937	東洋文學普通講義	東洋文學史		神田喜一郎（教授）	二	一	一
	東洋文學講讀	元雜劇、清人詩話		神田喜一郎（教授）	二	一	一、二、三
	東洋文學特殊講義	小說概說	參考書《中國小說發達史》	原田季清（講師）	二	一	二
	東洋文學講讀	李太白集	《李太白全集》中央書店國學基本文庫本	原田季清（講師）			一、二、三

昭和十三年 1938	言語學概論	言語學概論		淺井惠倫(教授)	二	一	
	文學概論	文藝批評の研究		島田謹二(講師)	二	一	一、二
	東洋文學普通講義	漢詩概説		神田喜一郎(教授)	二	一	一
	東洋文學演習	文心雕龍		神田喜一郎(教授)	二	一	三
	東洋文學特殊講義	小説概説(續)		原田季清(講師)	二	一	二
	東洋文學講讀	李太白集		原田季清(講師)	二	一	一、二、三

附錄二：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及相關版本流傳表

書 名	出 版 社	出 版 年	篇 目	備 註
支那文學概論講話	東京：大日本雄辯會	大正八年五月(1919)	上篇：第一章音韻；第二章文體；第三章詩式；第四章樂府及び填詞。下篇：第五章戲曲（第一節序説，第二節唐宋底古劇，第三節金之雜劇、搦彈詞、連廂詞，第四節元之北曲，第五節明之南曲）；第六章小説（第一節神話傳説；第二節兩漢六朝小説；第三節唐代小説；第四節譯詞小説）；附表；口繪及び插畫	
支那文學概論上篇	東京：弘道館	昭和廿一年六月(1946)	上篇：第一章音韻；第二章文字；第三章文體；第四章詩式；第五章樂府及び填詞；第六章戲曲（第一節唐之歌舞戲，第二節宋之雜劇，第三節金之院本，第四節元之北曲，第五節明之南曲）。	「上篇音韻章，新加了字母及反切項，文字章附加漢字的特性，文字創作，六書及書體沿革。文體章增加了八股文一項。」下篇的戲曲擲至上篇。「戲曲小説兩章，幾乎全部改定項目，隨處補訂內容。補的是他十多年研究的成果，特別是宋代雜劇，金院本及南曲發展，體裁項最顯著。」 ¹
支那文學概論下篇	東京：弘道館	昭和廿二年八月(1947)	下篇：第七章小説（第一節神話傳説；第二節兩漢六朝小説；第三節唐代小説；第四節燉煌發現の俗文學；第五節通俗小説）；附錄 文學革命；跋	「唐代小説改據太平廣記底本，作品的採擇，也有改訂，例如神怪類的古鏡記、補江總白猿傳是。新加燉煌發現的俗文學一節，改舊版譯詞小説之名為通俗小説。第一項起源與發達，全部改寫，特別補入內閣文庫新發現之清平山堂話本，中國馬廉所發現之雨窓欹枕集，還加入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第二項立全相平話之目，新加敘述，這是他在內閣文庫發現的元刊本，在通俗小説史上是重要文獻。其次補述三言兩拍，今古奇觀。這因為大正末年，稀觀的版本，陸續發見，把這種研究成果發表在學術界，收入書裡。……卷末附錄文學革命，略述經過和成果。」 ² 內容並新增全相平話、三言兩奇、今古奇觀

¹ 梁容若摘譯內田泉之助〈關於節山先生的文學史研究〉一文，詳梁容若：〈鹽谷溫教授的生平和回憶〉，頁32。

² 同前註。

支那文學概論	東京：弘道館	昭和廿二年十月（1947）		限定版發行（正值先生七十整壽）
中国小説の研究	東京：弘道館	昭和廿四年十月（1949）	第一節神話傳說；第二節兩漢六朝小説；第三節唐代小説；第四節燦煌發現の俗文學；第五節通俗小説；附錄文學革命	此書乃「支那文學概論」下卷改題之作，其內文與頁數皆未改動，只刪去「跋」的部分。
支那文學概論	東京：弘文館	昭和廿七年二月（1952）	第一章音韻；第二章文字；第三章文體；第四章詩式；第五章樂府及び填詞；第六章戲曲。	訂正再版
中國文學概論	東京：講談社	1983	學術文庫への序文（鹽谷榎）；序；上篇：第一章音韻；第二章文體；第三章詩式；第四章樂府及び填詞。下篇：第五章戲曲；第六章小説；父の思い出（鹽谷榎）	「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大正8年刊）の改題。講談社學術文庫（文庫本）。前有鹽谷榎（鹽谷溫之子）序文，說明文庫本的印行緣起，此書乃大正八年於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前身）印行，因當時極受好評，對中國學界極有影響力，因此以文庫本形式再次出版。尺寸：W10.4*L14.cm

附錄三：鹽谷溫海內外講學內容摘要（以中國文學史為主）

時 間	地點／單位	講 學 內 容	資 料 來 源
大正6年（1917） 夏季公開講學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	講授「支那文學概論」，共六次。 ※ 支那文學概論：音韻、文體、詩式、樂府及填詞；戲曲、小説。 ◎ 講學一年半後，出版《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19年）	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19年）
昭和4年（1929） 2月18-28日	〔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支那文學科	午後登學，講授「支那文學概論」、「西廂記講義」，各兩個小時，共十天，每天四小時，計一學分。聽講生約十人。 ※ 支那文學概論：第一日支那語的特性（四聲、二百六韻）。第二日文體（四六駢儷、楚辭）。第三日詩式（古詩、近體）。第四日樂府。第五日填詞。第六日戲曲。第七日北曲。第八日南曲（崑曲）。第九日小説。第十日譯詞小説。 ※ 西廂記講義：第一本及第四本全四折，第二本大約講個一半，第三本及第五本則不得不忍痛割愛。	鹽谷節山：〈續九州遊記〉，《斯文》第11編第4號（昭和4年4月1日），頁54-60；第11編第5號（昭和4年5月1日），頁42-55。
昭和4年6月 10-22日	〔韓國〕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支那文學科	午前登學，講授「支那文學概論」，每日四小時，兩週間四十四小時（週四與辛島驍 ³ 講師的課程衝突，故變更為兩個鐘頭）。 ※ 支那文學概論：主重形式，針對文學的種類展開講述。以序論方式說明語言文字的概況，並分為語言論、文字論、文體論、辭賦論、詩體論、填詞論、戲曲論（北曲、南曲）、小説論（譯詞小説）八個章節。 ※ 為京城支那學會演講，以「支那文學研究的新方面」為題，敘述近期戲曲小説研究的趨勢，介紹「全相平話三國志」、「雜劇西遊記」、「橘浦記」，接著略述「三言」「兩奇」的影響。 ◎ 同時間有辛島驍講師講授小説史課程。	鹽谷節山：〈京城遊記〉，《斯文》第11編第8號（昭和4年8月1日），頁50-64；第11編第9號（昭和4年9月1日），頁56-64；第11編第10號（昭和4年10月1日），頁49-61。

³ 辛島驍，東京帝國大學文學科畢業，時任職於京城帝國大學，為鹽谷溫的學生，昭和三年與鹽谷的長女悅子成婚，成為鹽谷的長女婿。詳「節山略年譜」，收入鹽谷溫：《天馬行空》，頁247。

昭和4年9月4-6日	〔日本〕三重縣伊勢市神宮皇學館	午前登館，講授 支那戲曲 。 ※ 支那戲曲：戲曲源流、唐代梨園、宋雜劇、元的北曲、明的南曲（與元的北曲做比較，同時比較日本歌謠的關係）	鹽谷節山：〈山田遊記〉，《斯文》第11編第12號（昭和4年12月1日），頁67-71；第12編第1號（昭和5年1月1日），頁57-64；第12編第2號（昭和5年2月1日），頁66-74；第12編第3號（昭和5年3月1日），頁50-56。
昭和11年（1936）12月7-22日	〔臺灣〕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	講授「 中國戲曲小說史 」、「 梧桐雨講義 」，第一週每天兩小時，第二週起增加時數，共十四天，計一學分。 ※ 中國戲曲小說史：〔戲曲史〕歌曲的沿革、唐朝歌舞戲、宋雜劇、元雜劇北曲、明的南曲、明清戲曲概觀；〔小說史〕神話傳說、兩漢六朝小說、唐人傳奇附敦煌的俗文學、四大奇書上「三國志與水滸傳」、四大奇書下「西遊記與金瓶梅」、以清代小說的論點概述紅樓夢。 ※ 梧桐雨：一到四折 ※ 為東洋文學會演講，以「國文與漢文的交涉」為題，講授中日之間的影响關係。從比較文學的觀點，梳理中日學術之交流，內容「由假名的發明開始說起，探究唐詩與和歌、元曲與謠曲、支那小說與江戶文學之間所造成之影響，主要針對前述所提到的《三言》《兩奇》與岡白駒《小說精言》、《通俗醒世恆言》、《繪本油販》、《英草紙》之間的關係，試論小說史。」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19編第2號（昭和12年1月27日），頁1-8；第19編第3號（昭和12年2月27日），頁7-12；第19編第5號（昭和12年4月27日），頁13-20；第19編第6號（昭和12年5月27日），頁21-31。

臺大中文學報

（第六十八期抽印本）

鹽谷溫來臺講學考述

——兼論其文學史論述的建構與增衍

蔡 祝 青 著

臺灣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印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出版